



藝文類聚卷七十六

內典上

內典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天竺問佛道法遂於國中圖畫形象焉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天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代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剌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大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迹合有八迹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音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

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  
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蜀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未中前飲  
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  
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  
乃作金棺榘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然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  
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  
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成  
得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  
可寫送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  
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  
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回載數千車貨之燦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  
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上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詩秦



此行重出  
華本無

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上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詩秦  
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會意意盡無  
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靈運石  
壁立招提精舍詩曰四城有頓躡三世無極已浮歡昧眼前沈照貫終始  
壯齡緩前期頽年迫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電起長緣迨未謝時逝不  
可俟敬擬靈鷲山尚想祇洹軌絕溜飛庭前高林映窻裏禪室栖空觀講  
宇折妙理 又過瞿溪石室飯僧詩曰清霄颺浮烟空林響法鼓庶乘四  
等觀永拔三界苦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入關齋詩曰玉桴乘夕  
遠金枝終夜舒澄淳玄化闡希微寂理孚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  
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入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真空  
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又如炎詩曰亂念矚  
長原例見望遙炳透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  
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逼涅愛渴心生 又靈空詩曰物情異  
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

愛性洞遠十相法靈冲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  
自己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闍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  
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玄中玄 又夢詩曰甘寢隨  
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分諍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  
已非真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三教詩曰少時  
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  
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  
方明示教唯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遊鍾山大愛敬寺詩曰才性之方便  
智力非善權歎逝比愆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既難及弱喪謂不然三苦恒  
追隨五毒自燒燃貪癡養憂思熱惱坐焦煎道心理歸終信首故宜先駕  
言追善友迴輿尋勝緣面勢周天地縈帶極長川稜層疊嶂遠邈迤磴道  
懸朝日照花林光風起香山瑟居超七淨梵住踰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  
遠心虔菩提聖種子十萬良福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以我初覺意  
胎爾後來賢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八

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解落華蒙重榮 梁  
簡文帝十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息起水  
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弃捨庸識屢迴迴六塵俱不實三界  
信悠哉 又水月詩曰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沉  
鉤非關顧免沒豈是桂枝浮空今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  
何更求 又如響詩曰疊嶂迥參差連峯鬱相拒遠聞如句味遙應成言  
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或顛倒羣徒迷塵縛侶愍哉火宅中茲心  
良可去 又如夢詩曰秘駕良難辯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  
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  
會真如 又如影詩曰朝光照皎皎夕漏轉駸駸書花斜色去夜樹有輕  
陰並能興眼入俱持動惑心息形影方止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淺方知  
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  
光迥望疑垂月俯瞻譬璧璫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忘有何關  
至道場 又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受絲綸

廣慧門時英滿君囿法侶盛天園俱消五道縛共蕩四生冤三循祛愛馬  
六念靜心猿庭深仗采艷地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齡鳴書軒新梅含  
未發落桂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籠樊  
又往虎窟山寺詩曰細松斜繞徑峻嶺半藏天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煙  
分花出黃鳥桂石下新泉蒼鬱均雙樹清靈類八禪栖神紫臺上縱意白  
雲邊徒然嗟小藥何由齊大年又侍講詩曰物善渥深慈監撫宣王事  
英邁入解心高超七花意又旦出興業寺講詩曰沐芳肅朝帶駕言祇  
淨宮羽旗承去影鏡吹雜還風吳戈憂服箭驥馬綠沉弓水照柳初碧煙  
合桃半紅見鶴徒知謬察象理難同方知惡四辯奚用語三空又和會  
三教詩曰聚沫多緣假標空非色香漢君雖啓夢晉后徒降祥玄機昔未  
辯洞鑒資我皇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詩曰光中辯垂帶霧裏見飛  
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又望同泰寺浮圖詩曰遙看官佛圖帶壁  
復垂珠燭銀踰漢汝寶鐸邁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徵珠露落盤恒滿  
桐生鳳不離飛幡雜晚虹音書鳥狎晨是梵世臨空下應真蔽景趨帝馬

咸千轡天衣使六銖意樂開長表多寶現金軀能令苦海渡復使慢山踰  
頭能周四忍長當出五居梁元帝和劉尚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

宸鑿舟航動睿情法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  
錢敬西觀緹幔卷南榮梁昭明太子玄圃講詩曰試欲遊寶山庶攸信  
根立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鍾山解講詩曰翰動文學乘笏鳴賓從

靜瞰出岳隱光月落林餘影情理既已詳玄言亦兼逞東齋聽講詩曰

庶幾祛八倒冀此遣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飡甘露旨方欲書

諸紳又參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啓羣目寶鐸且參差名香

晚芬郁輻捨六龍驚微祛二鼠感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又同大僧

正講詩曰放光聞鷲岳金牒秘香城窮原絕有際雜照歸無名若人聆至

寂寄說表真冥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大林聚淨土接奉明掖影

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生法味樂復悅玄言清

何因動飛轡暫使塵勞輕又開善寺法會詩曰茲地信開寂清曠唯道

場玉樹瑠璃水羽帳鬱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牽蘿下石磴攀桂

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  
睿鏡湛無方法輪明智日慧海度慈航塵根夕未洗希雲垂露光 梁宣  
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散體多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莫踰變  
見絕言象端異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價  
珠 梁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衢道難關八正扉  
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旣已復豁悟非無漸 又四城門詩  
曰六龍旣驚軫二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輔暮質易凋傷 又和王衛軍解  
講詩曰妙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爲誰演得二標道心眇眇玄塗曠高  
義摠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襟 梁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詩  
曰皇明執東曜帝宸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殊塗同義路分流  
合智津傳香引上德列伎造名臣連閣翻如畫圖雲更似真鏡山銜殿影  
梅梁落梵塵苑桂恒留雪天花不待春萬年逢瑞應千生值法身天衣初  
拂石豆火欲然薪重善終無報輕毛庶有因 又詠同泰寺浮圖詩曰望  
園臨奈苑王城對鄴宮還從飛閣內遙見崛山中天衣疑拂石鳳翅欲凌

王雲夢猶帶雨蓮井不生桐盤承雲表露鈴搖天上風月出琛龔未晴

幡帶虹周星疑更落漢夢似今通我后懷初照不與伊川同方應捧馬出

求得離塵蒙 梁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攀馬

出王田停鑿對寶坐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適照暗仰燈燃法明一已散

加劔儼將旋 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詔樂臨東序時駕

出西園雖窮禮遊盛終爲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管

曉陣燦郊原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棘林開前騎騁遙曲羽旄屯煙壁浮

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道訪真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彌繁輕

生逢遇誤並作輦龍鶴 梁釋慧令和受戒詩曰次寥秋氣爽搖落寒林

疎風散飛廉雀浪動昆明魚是日何爲盛證戒奉皇儲願陪升自在神通

任卷舒 梁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能改聖德及羣

生唱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邈誠銷五罪三縛解智門六塵清法海超然

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梁王臺卿和望同泰寺浮圖詩曰朝光正晃朗涌

瑤標千丈儀鳳異靈烏金盤代仙掌積拱承雕楠高簷桂珠網寶地若池

沙風鈴如樹響刻削生千變丹青圖萬象煙霞時出沒神仙乍來往晨霞  
半層生飛幡接雲上 周庾信和同泰寺浮圖詩曰岌岌陵大清照殿比  
東京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城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鳳飛如始泊蓮  
合似初生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晝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露晚盤猶  
滴珠朝火更明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庶闈  
入解樂方遣六塵情 又詠闡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魚  
書將鶴嶺清梵兩邊來香煙聚成塔花雨積爲臺空心論佛性真氣辯仙  
才 又登雲居寺塔詩曰重巒千仞塔危墜九層臺謝下雲峯出窓立則風  
洞開躡嶺鐘聲度中天梵響來 陳陰鏗開善寺詩曰鷲嶺春光遍王城  
野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  
窓外落暉紅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留惜未及幽桂有芳叢 又遊  
巴陵空寺詩曰日宮朝絕磬月殿夕無扉網交雙樹葉輪斷七燈輝香盡  
奩猶馥幡塵盡漸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天衣 陳張正見陪衡陽王遊  
耆闍寺詩曰甘棠聽訟罷福宇試登臨兔苑移飛 蓋王城列玳替階荒猶

累玉地古尚填金龍橋丹桂偃鷲嶺白雲深秋牕被旅葛夏戶響山禽清  
風吹麥壟細雨濯梅林 頌 宋謝靈運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  
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頽年欲安寄  
乘化好晨征 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誠罔情違業雲結  
影慧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海難沂峯珉見璧辯磔知  
璣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田生疾患以身全業資  
意造事假言筌利名相倚榮辱茲纏燕駢匪躡銅錯徒鑿惑端風緒愛境  
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又出家善門頌曰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  
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謚禪逕閑清風飄弗響震輒徒聲嘯傲焉慮脫落  
何營長指有結永真無生 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  
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芻四民亦爲之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沫寧以財  
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趺 又法門頌曰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寄輕舟  
通明洞燭煥曾景深疑廣潤湛川流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

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砂夢華胥怡然如射服齊宮於玄扈想至理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弃琴瑟於大壑卑宮非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麗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偕於出世也解網於禽穿泉掩齒起泣辜之澤行弱喙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偕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美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已篤而爲論彌有未弘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得之海踐不至之岸驅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 玄圃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愜祗園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好晨氣含金扇霜浮玉管鳥弄鶻於瓊音樹藏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愧煙辭曰析論冥空玄幾入道密宇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贊** 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

疑久近遠者皆自實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合贊曰水

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 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

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又影響合贊曰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

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似羣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

恃 隋江惣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縈空雜霧

散迥飛煙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又花贊曰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

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賣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牙 又燈贊曰寶燈

夜開影徧花臺煙抽細燄灑落輕灰珠慙色並月恥光來一明暗室若遣

塵埃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

杏城恒知自轉福與之生 **碑** 梁元帝荆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曰蓋

聞璇璣玉衡穹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咸秩社首義

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况復道冠萬靈理超千聖智周十地行

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鉢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百門五色組

鉢生華入青樓而吐曜金牀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纔度蓮河即處天冠之



寺始遊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闔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  
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惑起十重七地初乃方稱變易三  
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疑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椁浩浩焉不  
可知已却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傍臨三峽帶明月之流 梁劉孝儀雍州  
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曰昔堯乃則天莫能名其聖丘纒譬日無德稱其  
道况復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耻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聞獻  
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輩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  
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是未聞地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  
城石轉還林現疾夢樹既沉梵花獨反猶有香杖墨衣紅瓜紺髮可得崇  
以妙利顯用珍函彼彌陀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  
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  
住寺門始則映顯巖間猶對鷲山之禮末又徘徊閭外似救毗城之疾空  
中生樹豈曰難思火內披蓮未爲多有銘曰奄有淨國寶應多祉葉產梵  
童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荷迤起伊尹慙桑伯陽羞李 梁劉勰刻縣石

城寺彌勒石像碑銘曰夫道源虛寂冥機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德司其契  
是以四海將靈先入感鳳之寶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况種智圓照等  
覺徧知揚萬化於大千摛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戲遊之力  
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娑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  
跡隱鏡象譬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舲游水馳錫禹山於是  
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竒肱之飛車類似叟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蜺  
推鑿響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艘與丹  
粟競采白金共紫銑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躑躅而忘歸  
**寺碑** 齊王巾頭陀寺碑銘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  
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豈梁簡文帝善覺寺碑  
銘曰蓋聞在天成象倬彼雲漢在地成形高高惟岳蒼蒼幹運靈槎猶且  
去來巖巖峻極巫咸可以升降穆貴嬪宿植遠因已於恒沙佛所經受記  
別有綠娑婆降跡斯土行邁英皇德降華附河南望浮雲之瑞新野表升  
天之祥光前絕後建茲福地乃於建康之太清里建善覺寺焉大通元年

龍集巳酉有令使立碑文未獲構撰居諸不息寒暑推移軒曜夙傾前星  
次掩歲在誦訾始得補綴何言之陋何事之隆竊等仲由空悲負粟之哽  
復異栢良終無維山之日永言纏慕獨咽丹心銘曰效彼毗城建斯福舍  
四柱浮懸九城靈架重欒交峙迴廊逢迓掩映花臺崔嵬蘭榭陽燧暉朝  
青蓮開夜 又神山寺碑序曰天池始終愆長不極劫數沙塵寂寥誰辯  
雖鐵界銅圍如影如約補石擎金隨生焰滅獨有鷲岳靈境淨土不燒螺  
髻金質聲聞難覩故髮塔喜園流名天上耆山鵠苑布跡人中自非莊嚴妙  
土吉祥福地何以標茲淨域置此伽藍皇太子殿下幾下幾圓上聖智周物外  
澄明離日照影春星長歌安勝表察書之獨見馳道迴車鷲班輪而不絕  
梁簡文帝慈覺寺碑序曰竊以易表含貞記稱厚載龍星啓曜璧月儀天  
是以河外黃雲沙傷崩鹿故能發緯伊緒重闡劉系亦有觀津美於西漢  
扶風盛彼東京未若樊汚之邦宛葉之境休祥茂祉獨繁前跡莊姬流譽  
之所烈后業興之地南陽稱其何氏新野猶曰鄧家迹彼遐蹤復履今慶  
貴嬪金聲早振淑範增徽才實母師行爲女楷窮茲四德洞彼六經溫明

內湛慈慧天發君綴慶璇技聯休些漢幸得保言無負斧任重束蕃實以契  
闕言提綢繆善誘事其從居義深則盼而叨恩作牧繫結幽祇一訣椒慈  
長違寶幄風枝弗靜陟吧何期祇奉儲訓謬茲刊撰夫道長業大遺範事  
隆嗟油素之可捐懼故老之難述 又相宮寺碑曰真人西滅洎羅漢東  
遊五明盛士並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罷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  
舍衛之洋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爲祀神之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宮之宅雪  
山忍辱之草天宮陀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  
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緯自昔蕃邸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  
地多闕有慙四事又立五根泗川出鼎尚刻之罌之石嶧峨作鎮猶銘劒  
壁之山矧伊福界寧無鐫刻銘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  
端實惟爽瑤樓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爲佛事銀鋪曜色玉礎金光塔如仙  
掌樓疑鳳皇珠生月魄鍾應秋霜鳥依交露幡承杏梁惚舒意藥室度心  
香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又梁  
元帝善覺寺碑曰金盤上躡非求承露玉寫前臨寧資潤礎飛軒絳屏若

丹氣之爲霞綺井綠淺如青雲之入呂寶繩交映無慙紫紺之宮花照日  
有跡白林之地銘曰聿遵勝業代彼天工四園枝翠八水池紅花疑鳳翼  
殿若龍宮銀城映沼金鈴響風露臺含月珠幡拂空 又鍾山飛流寺碑  
曰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上隴望長安  
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瞰連亮而如綺雜卉木而成帷銘曰雲  
聚峯高清風鍾徹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道遠 又曠野寺  
碑曰雲楣膠葛桂棟陰峯刻虬龍於洞房倒蓮花於綺井月皎朗而相暉  
雪宮穆以華壯轍轆璇題虹梁生於暮雨蝶蝶銀榜飛觀入乎雲中銘曰  
圓璫旦暉方諸夜朗金盤曜色寶鈴成響 又郢州晉安寺碑銘曰鳳皇  
之嶺芊綿映色蓮花之洞照曜增輝山雲黃鶴疑聞天之夜響城稱却月  
似輕雲之霄蔽銘口虹梁紫柱螭栴丹牆綺井飛棟華棖璧璫應龍若動  
威鳳疑翔玉鳥霄潤金池夕光朱城却梳紫陌潛通漸柳朝綠江暉暝紅  
落霞將暮鮮雲夕布峯下陽烏林生陰兔分珮隔浦皇檣隱霧俱聽法鍾  
同觀寶聚 又揚州梁安寺碑序曰竊以陽之有宗者莫擬於靈鳥夜之

有光者孰踰於陰兔故以月門見羲和之色月殿望奔娥之象而合璧道  
遺丈尺猶且莫量則鏡悠遠積空之所不筭復有紫川青龍之水却月朝  
霞之山白珪玄璧錢瑤池之上銀闕金宮出瀛洲之下空臺四柱隨仙衣  
而俱颺寶壘三重映瑞園而涵影旃檀散馥無復圓覽之風地涌神龕皆  
成多寶之塔 又攝山栖霞寺碑曰金池無底已通寶壘之側玉樹生風  
傍臨綵船之上七重欄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苔依翠屋  
樹隱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災不毀得一而貞  
又歸來寺碑曰幡影颺於絳臺梵聲住於應塔三相不留蕭蠶終壞八苦  
遐長燈蛾未已銘曰鈴隨風振盤依露泫丹桂無枝朱楊自翦九苑萌枯  
三昧葉卷疏樹搖落翻流清淺 梁沈約法王寺碑曰昔周師集於孟津  
漢兵至于坂下翦商肇乎茲地殪楚由平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  
悲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撲旣燎於無邊陸旗風靡水陣  
雲披縈山爲堞失其九天之險負疑爲隍曾無一葦之閱昏師反接僞牧  
泥首掬指則河舟尚虛委甲則熊嶺非峻乃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

運斗樞自茲而廓天步業隆旋夏功高代殷濟橫流而臣九服握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余宅寧止西顧臨朝夕之濬池帶長州之茂苑藉離宮於漢舊因林光於秦餘迴廓敞匝復殿重起連房極睇周堵如雲銘曰往却將謝災難孔多炎炎烈火森森洪波聚爲丘岳散成江河俗緣浮詭眞諦遐長匪因希向曷寄舟梁標功顯德事歸道場祁祁法衆同茲無我振錫經行祗林宴坐或斯寂滅或念薪火惆悵三明徘徊四果 梁陸鍾天光寺碑曰法雲旦聚則浸潤被乎重沙慧曰晨登則暉光燭於有頃皇帝乃把神珠握靈鏡擊天鼓撞地鍾驅日月之師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烏策餘文龍宮遺教莫不神遊房奧跡徧門嚮思同希微言窮名象珉陛凌虛瓊離鬱起可使龍城愧飾鴈塔慙珍日宇奪暉月宮掩麗昔者姬水壽丘載紀山川之日丹陵負夏僅傳鄉黨之名歌酒故邑賜覆窮平身世墮荒舊里高會止於當年銘曰被物如露偃民猶草解鬢傳珠袖衣受寶化違宅火功超河岸捨我神居興茲靈館八龍不豐殿四柱高廊並陳金壁勿建王相蹤橫雜樹間廁衆芳 梁王筠開善

寺碑曰妙門關鍵闢之者旣難法海波瀾游之者未易是以軒稱俊聖堯曰欽明韶護有美善之風文武致時雍之業地平天成惟事即世移風易俗匪止今身至如訪道峒山乘風獨遠疑神汾水肯然自喪或宗仰黃老之談景慕神仙之術斯蓋不度羣生事局諸已篤而爲論道有未弘薰風適露散馥流甘璧月珠星聯華颺葉修幡繞於雲根和鈴響於天外王池動而揚文寶樹搖而成樂銘曰亭亭功漢耿介凌煙層蕙霞登飛棟星懸梁張綰龍樓寺碑曰蓋聞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水故知局於泥甃者未測滄溟之浩汗篤於一時者寧信寒暑之推移何異乎玩即世而弗悟於生死之流耽假樂而迷於眞覺之觀銘曰識相栽萌無明重蔽五住次起四生無際苦海倒流業風橫厲彼岸何遠津航絕濟輕毛易轉花水難留寔逢象正悟彼生修照曜眞法道遙寶舟占彼勝地胥宇攸宅遙川縈帶峻矩盤相霞生蓮堞風起長瀾冬室停燠夏臺增寒 周王褒善行事碑曰蓋聞在天成象羣星仰於北辰在地成形百川起於東海是之璿璣盈縮並運天樞江漢所宗爭環地軸塵沙日月同渤澥之輪迴百

億鐵圍等閻浮之數量章亥步驟豈盡世界之邊隸首忽微寧窮却海之  
筭焉牛楠力方十行之借梯免馬渡河譬三乘之生級定水壞須彌之山  
智炬燃金剛之際敬表六和現沙門之進止衣乘四寸示聲聞之律儀三  
於千疊火然鵠林變色四禪災起鵠影傳輝羽林出使漢開濯龍之祀桑  
門傳譯皆處洛陽之拜 京師突厥寺碑曰夫六合之內存平方冊四天  
之下聞諸象教百億閻浮塵沙筭而不盡三千日月世界數而無邊至於  
周星夕隕漢宮霄夢身高梵世力減須彌應現十方分身百佛上極天中  
下窮地際轉法輪於稔國留妙象於蜀賓至于善見神通瓶沙瑞相波斯  
鑄金優填雕木莫不歸依等覺迴向佛乘弃形骸而入道捨國城而離俗  
突厥大伊尼温木汗夏后餘基惟天所置威加窮髮兵歷無革小大當戶  
左右賢王麟膠角觸之弓鷲羽射鵬之箭跨葱嶺之首蒙靡不從化踰天  
山之君長咸皆賓屬人敦信契國寶親鄰太祖文皇帝道被寰中化覃無  
外提羣品於萬福濟蒼生於六道大冢宰晉國公功高寅亮位隆光輔命  
司空而度地監匠人而置臬帶一條之逸陌面九市之通壓圖木緹錦

極馨密香隨微雨自麗風塵幡雜天花常調絲竹四禪大患淨界無數  
六味芬畫法身常住銘曰七華妙覺三空勝境意樹已彫心猿斯靜靈  
城偃色空衣滅影索隱窮源振衣提領 陳徐陵齊國宋司徒寺碑曰  
無色之外方爲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若夫衆生無盡世界無窮芬  
若披蓮遠如散墨善才童子南行未窺日連沙門北遊不見一一剎土  
皆由業緣萬萬僧祇終非常樂大宮蹇產猶傾四大之風魔駁崔嵬終  
懼三災之火朱樓寶塔輝煥爭華旣義暢中土道流遐域顯默同歸華  
夷俱慕自枕石瀨流始終一槩悟智交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二古人  
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微之緬邈傷諮悟之永滅敢以淺  
見揚德金石銘曰九流依真三乘歸佛道住絕跡慈還接物孰是發蒙  
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闢邪以律秦皇雄威蔽理通情王孫徧解遠死滯  
生夫子之悟萬劫獨明寒暑迤易悲欣臯壤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  
獨秀德音長住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梁元帝社嚴寺僧旻法師碑曰  
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絕是故隨光燭魏

非折水之恒珍和壁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旻法師蓋天地之淳精宇宙之壞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藹二儀德充四海含春夏之生長抱日月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戶必臻其奧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戎延道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屬銘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未樹共歸今轍方墳結構伽藍罷設朱火一潛青松長列又光宅寺大僧正法師碑曰昂昂千里孰辯騏驎之蹤汪汪萬頃誰測波瀾之際望之若披雲霧覩之如觀日月至乃耆年宿望蓄思構疑懸鍾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履水待日莫不傾河注燭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地轉金輪於忍土策紺馬於閻浮逸融方超圖南輟軌豈直盡茲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繁霜凝而且委松風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及望龍樹而心哀銘曰登月夜虧清氛旦卷曾巒遠岸蒼蒼江傍緬 梁王筠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曰結宇山椒疏壤幽岫蓄雲泄雨靄映房櫳浴日涵星翻光池沼

七眼豫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寶香以實相之談金河常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達幽玄掖庭爲道心之宮華林構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筵衆多於方丈開寶函之奧典闡金字之微言顯證一乘宣揚三慧辯才無闕遊藝神通莫不皆悟無生成知妄想隨類得解俱會真如銘曰形在江湖心超祗鷺思協風雲量包宇宙軒瞰蒼波窻承翠嶺須枕煙露擊持光景 梁沈約比丘尼僧敬法師碑曰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緼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電改斯理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慟有愴徂暉松飈轉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微梁王僧孺栖玄寺雲法師碑銘曰眇眇大家茫茫真樸多淪愛有莫辯塵濁猗歟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絢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玄覺且說且定以披以握來遵北渚至依西岳西岳峩峩北渚迴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麓衣惡葉厚安薄減意翬秋寄心廖廓 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士碑曰自修禪遠豁絕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沆姜原所履天步可以爲儔河流大履神足宜其相比夫以連城之寶照庶之珍野老怪而相指

工人迷而不識昔漢皇受道藥大不臣魏祖優賢楊叟如客河上之老輕  
舉臨於孝文臺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五胡內鼎蒼鷺之兆未萌四海橫  
流夷羊之牧匪見滴海未盡其辭懸河不窮其義伯陽之德貞栢紀於瀨  
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魯縣亦有楊雄弟子鄭玄門人俱述清猷載刊玄  
石銘曰來儀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鍾比說擊鼓慙英樂  
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色艷浮檀香踰簷蔔噉噉門人承  
師若親寧焚軟疊弗燎香薪合窟爲定方墳以墟須彌巨海變炭楊塵淨  
土無壞靈儀自真何時踊塔復覩令身 隋江惲明慶寺尚禪師碑銘曰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真照假空行已無希音和寡不有耆德  
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又建初寺瓊法師碑曰夫智慧精進皆  
曰第一妙德淨名並稱不二若乃韓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禦寶車之跡  
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矣東山北山之部貫  
花散花之句並編柳成簡題蒲就業學非全朔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  
秋駕銘曰屑屑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驚靈籟孔惜逝川

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日初昇慧燄不偏秋露寂滅莫繫攸心然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六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七

內典下 寺碑

寺碑

後魏温子昇寒陵山寺碑序曰昔晉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勲高大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銷沉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余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紉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泉起十日並出破壁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歛杼袖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標格千仞崖岬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於曾懷擁玄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鍾鼓嘈噴上聞於天旌旗續紛下盤於地壯士慄以爭先義天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琅琅磕磕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卷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荒野楚師之敗於柘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



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鑿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正翔鳳紛已相囀。飛龍蛇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又印山寺碑曰。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間出。喻是非於一指。論道德於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家之言。並作皆以賦命。有遭隨攝。養致天壽。愛惠起於吉凶。情偽動於利害。雖改張羅之吮。未易繫鍾之牲。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以修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以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諸嘿。思極天人。固以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任王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合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各異謀。蜂虿有毒。豺狼反噬。穀孽臨城。抽戈犯蹕。世道交喪。海水羣飛。既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期。匡時作宰。拯沉溺以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瞰日於曾懷。起大風於衿袖。動之以仁義。行之以忠

真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又大覺寺碑曰。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初地遼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骨成山。祇切莫數。垂衣拂石。恒河難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居三殿以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留。榮位不能屈。道成樹下。光屬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於葶藶。納世界於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殛煩惱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教被人鬼。固亦福霑行鴈。道洽遊魚。但羣生無感。獨尊罷應。雜色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寶蓋而未留。遂上微妙之臺。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像法興靈。圖影西山。承光東壁。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籠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頽曆。四門穆穆。百僚師師。乘法船以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業。既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朽。抵掌措言。雖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又定國寺碑序曰。蓋兩儀交運。萬物並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擁。漂淪慾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並於日月。術數窮於天地。有

及抄本  
極及  
無極  
二字

天抄本  
作天

扶危定傾之力為濟世夷難之功登奎山而未歸遊建水而不反並馳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隱長夜未覩山北之燭沉迷達路詎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尚習蓋纏未能解脫至如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為醫道之以利害衣食有業民免飢寒之憂水土既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同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之因緣詎辯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地悟玄機應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羣生於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留石室徧諸世界咸用歸仰 梁王僧孺中寺碑曰夫玉律追天故躔次之期不變緹室候景則發歛之氣固踰是以忘言種覺絕累於後心寄像聲形啓機於前教兼真假之雙燭均空有而兩忘蘊三明而過十地圓萬行而包四等道周百億化起大千獎導羣有滋濡萬類是用發廣大心吐微妙理將同商主取喻醫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固以濯之慈水銷以慧刀永言六趣用均一子中寺者晉太元五年會稽王司馬道子之所立也斜出旗亭事非

抄本木  
抄本木  
遠

秋隘傷超壁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月上座僧慈等更揆田締架井然霞立信以填金可埒引繩斯擬寫妙金樓模麗瓊闕岩峩偃蹇故三休而可至窈窕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楹百栱合水日相持繡稅玉題分光爭映燭龍天矯將舉復宛威鳳鏗鏘如鳴更戢旁攀鏤檻斜登鈿砌煜燐金鋪玲瓏綺構無風自響不拂而淨耽耽肅肅信息心之勝地穆穆惜惜固忘想之嘉所銘曰玄黃雖弭權輿未測生滅相輪成壞不極篋虵爭赴藤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并是用三明寔開五力湛寂無方示現多所踟躕吉樹殷勤禪渚斯道誰匡蒸哉我王施踰寶鉢供等檀牀蕭宮改構梵宇方壯階飛瑞采地起泥香日流閃爍風度清鏘道踰厥極固與天長 梁任孝恭多寶寺碑銘曰寶傳茲日法像斯時瞻風候景石陛開基準繩秋子取則迦夷業隆千載道盛一期上當星紀下接蓮峯還瞻朱閣却背青松朝雲曖曖夕霧溶溶階通獸迹徑有禽蹤衣移峻岳錫叩飛泉土木綈錦玉石雕鐫寶階雲構綺壁霞鮮蓮舒藻井芰繞蘭楹法堂每誼禪室恒靜藏韜仙說臺含佛影葉下秋林烟生春嶺 梁劉孝綽栖隱寺碑曰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置甘露室遵甘露津苦語軟言隨方弘訓俯心降迹逐物  
重輕中枝小葉各隨業根愍其四流五結有來而不散八慢九邪一淪而  
莫曉如彼醫王等之藥樹去聖茲遠思聖茲深誠敬所先是歸龕翫自妙  
法東注寶化西漸公卿貴仕賢哲偉人莫不嚴事招提歸仰慧覺欲使法  
燈永傳勝因長久銘曰給孤焚蕩善勝崩淪堂堂宗匠克紹慧日地雖舊  
域其宇惟新召棠且思羊碑猶泣况我仁祠義踰生立遺愛伊何形于南  
邑亦有庶民經始攸急珠殿連雲金層輝景衢交達巷門臨樹屏五居推  
妙三空愧靜銘施柱側記法窟前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重說敬勤雕  
鐫芬域未滅斯文在旃 止齊刑子才景明寺碑曰九土殊方四生舛類  
昏識異受修短共時德表生民不救太山之朽壤義同列辟豈濟藥水之  
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架海之力孰不曠息相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  
成喻風電詎可爲言而皆遷延愛欲馳逐生死眷彼深塵迷茲大夜坐積  
薪於火宅負沉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畏延長身世其猶夢想榮名譬諸  
幼化未能照彼因緣體茲空假祛洗累惑擯落塵埃苦器易彫危城難久  
自發迹有生會道無上劫代緬邈朕跡遐長草木不能況塵沙莫之比及  
日晷停流星光輟運昏雨芴注甘露上懸降靈迦衛擁迹忍土智出須彌  
德踰大地道尊世上義重天中銘曰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罔適法無  
殊致能以託生降體凡位士覺如速一念斯至德尊三界神感四天川流  
自斷火室不燃衣生寶樹座踊芳蓮智固有極道暢無邊 又并州寺碑  
曰夫至道密微無跡可覩神功感應有理斯存雖慧日已照而太夜莫曉  
香雨時流而深塵未息曠劫悠緬歷代遐長眇眇世羅無能免其一目况  
汎慾網孰敢解其三面自大教遷流行於中土希向之士煙踊波屬洄沙  
未足爲言積塵所不能喻皆去出沒生死之河浮沉愛育之海未有矯然  
獨悟脫落身名望彼岸而攸往况寶船而利涉陳徐陵孝義寺碑曰臣聞  
道階八地猶見后妃願生千佛無匪賢聖汲引之義雖同隨機之感非一  
至如媯汭有禮皇源所以前興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大矣哉神基帝  
絲淑聖重光者也慈訓太后德佐初九道暉上六居天上天中之極處大  
任大妙之尊蘋藻之化斯深葛覃之風彌遠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授神愛

敬在乎一人德教形乎四海是以明星皎皎流半月之光甘露團團灑如  
 飴之味嘉禾自秀浪井恒清天降徵祥日聞書符自大明紹運神武應期  
 至道傍通無思不格戊巳校尉西關玉門伏波將軍南表銅柱方使三千  
 世界百億須彌同望飛輪共稟玄德元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旨仰惟  
 聖德方被兆民乃勅有司改東成里為孝義里昔岱山徒跣重華著其受  
 終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運豈若盡在輿地書茲里門仰述天經光臨父  
 母臣陵稽首乃作銘曰願此良因宜資貴親三乘並策四梵為賓紺駁安  
 坐蓮花養神燈前禮佛地後邊身並濟含識咸歸至真國家隆盛同響遐  
 慶謹勒豐碑陳其舞詠 隋江惣大莊嚴寺碑曰蓋聞僧伽水濱波斯創  
 以憚地醍醐山頂舍那摩其梵域此乃往劫之勝因上方之妙範於是俯  
 察地勢懸之以水仰惟星極揆之以日百堵咸作千坊洞啓前望則紅塵  
 四合見三市之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聳峭加以園習歡喜水  
 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樹搖音樂無待金奏薰鑪夜藝遙來海岸之  
 香法鼓早謹非動泗濱之石擢金莖表跨八萬之俱成界道銀繩百四衢

而拓製廁壁綴珠凌丹霞而結宇雕光燄平望紫極而開軒俯看驚雷影

徹琉璃之道遙拖苑虹光偏水精之域層楹刻楠風伯走而未引雲梯飛

莞雨帥攀而不建銘曰灼燦金華在 冤銀表羽鶴仰翥鳳靈矯木密聯

綿香泥繚繞田園檐外荷披棟杪翠落陰虬珠填陽鳥高僧累萃碩學滋

多弘宣方等傳綜圖施皆篤寸 益悟尺波式旌鏤碣無待雕戈標年糾

土比數洹河 放生碑 梁元帝荆川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有植荷之

源龍處大林恒檢公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鈎失雲失水窮于懸竿吞鈎吞

餌鮒復玄龜夜夢終身取於宋玉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驚如黃雀伺

蟬不知隨彈應掌青醢逐逐詎識甘河方前北海之食鸚鵡未始非八西

王之使傳信謂云其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牀 馮市及衡

陽之侶雲山之鹿不允食華之冥 衆食碑 陳徐陵長干寺衆食碑曰昔

炎皇肇訓穆止脩官信爽民天之言以我因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

於人股星聚行在真庭深入於無為如般若山苦薩應化咸同色身者非淨

土皆為揣食諸常住者爰許乳糜補益之者猶假香飯亦有二心未滅七

九安六三三

傳以抄本

及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况復繞居地轉或甜味庭固以皆種仙禾並  
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煇煇新普施衆生同食甘露况復安  
居自恣碩李高年或次第於三城猶極邊於貧里空留乞餅苦用神通須  
提請飭致貽詞貴於是思營衆業願造坊厨度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  
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類高廣哉哉自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  
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衆法師善  
巧方便遍和舍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  
梁永無匱乏加以五盞具足七葉芳軌麴類天厨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殿  
王未空糜饌之深齊都非疑昆吾在次皆鳴鶴嶺之鍾鳴谷初升同先龍  
池之鉢 **銘** 梁簡文帝釋迦文佛像銘曰玉蓮水開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極沉漠  
青蓮在眸 又彌陀佛像銘曰玉蓮水開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極沉漠  
又維衛佛像銘曰灼灼金容魏魏滿月永被人天常留花窟 又式佛像  
銘曰影生千葉花成四柱塔象單留龕世難舞 又迦葉佛像銘曰慧雨  
自垂仁風永扇昭耀白毫半容月面慈因有滅善燈無變 又釋迦文佛

像銘曰心珠可瑩智流方並永變身田長無沙鹵 梁安等釋迦文佛像  
銘曰帝爲知仰皆規面象敬模螺髮式圖輪掌信根有五覺枝云七仰福  
靈祇上生堯率 吳郡石像銘曰七盤員鼓先奏盛唐之歌日味椒漿屢  
上東皇之曲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華而不噴  
梁元帝梁安寺刹下銘曰阿閼峯羅洞房窈窕似靈光之金扇類景福之  
銀鋪垂琬琰之文璫飾琅玕之仙寶神童戾止亟連翩於威鳳薩埵來遊  
屢徘徊於紺馬有識之所處仰無著之所招提觀慧樓而下拜望天街而興  
善辭曰塵沙無始造色無先飛蛾不息繁蠶自纏篋蛇未斷藤鼠方緣苦  
流長况愛火炬燃髻珠執曉懷寶詎宣挺茲靈覺時惟天仙真籍表聖化  
乳稱權寶刹千道高翻四懸鳳樓含日龍臺吐煙紫山翠羽紅水青蓮雪  
宮月殿晨暉夜圓宵長梵響風遠鍾傳仙衣有拂靈刹無遷 梁沈約光  
宅等刹下銘曰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郭義等去艷事均從鎬及克濟橫  
流膺斯寶運命帝闈以廣闡即太微而爲宇既等漢高留連於豐沛亦同  
光武眷恋於南陽所以永留聖跡垂之不朽皇帝乃啓閭闔造舟淮浹接

抄作福

抄不忠

抄本自宗

抄本自宗

抄本自宗

抄本自宗

抄本自宗

神颺而動驟越浮梁而徑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辭  
曰八紘悠闊九有茫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發發寶統樞光周原撫  
膺五緯入房自茲遐夏名在處亡安知若水莫辨窮來自天攸縱於惟我  
皇即基昔兆爲世舟航重簷累構迴剝高驤土爲淨國地即金剛 瑞石  
像銘曰素毫月舉驕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 梁劉孝儀平等  
剝下銘曰香薪已燎花疊盡然頻果絕其軟言綿毫收其廣照紺鉢遺采  
託慕所依紅爪餘暉申悲是寄因使金表爭構玉剝競脩豈止天界飾其  
四園龍宮陳其七寶樹似菴林峯疑鷲色孕吐仙霧涌瀨靈泉燕室綠雲  
精廬切製漠兼秘殿宋美御房羲和假道於呆愚翔鸞迴翼於飛棟建章  
殿勝未及雕龕甘泉避暑豈窮輪奐檻綴玫瑰階填粟玉絡以如意飾用  
沉檀火齊勝明燭銀颺采釋梵奪其身光日車賤其輪照辭曰惟茲寶塔  
妙跡可傳盤稱鄴境樓美涪川雙龍虛繞九鳳徒懸豈如神剝取介凌煙  
珠舍魄月幡垂淨天寶鐸夜響銀地朝鮮檐棲迥霧砌卷香蓮翻蠶下梵  
墜鶴歸仙栢沙擾擾世界綿綿踐茲勝影祛彼蓋纏陳虞荔梁同泰寺剝  
下銘曰戒香芬馥氣勝懷蘭智陸離威逾交軋啟慧日於重雲浚法流於  
巨海嚴此三駕用拔畏塗漾彼六舟拯諸淪溺但以一人入道波旬之宮  
已震十地弘心毒龍之災競起重栾布護積栱峻嶒神仙岳岳俯雕檻於  
霞外寶鐸鏘鏘韻鈞天於雲表雷雨杳冥而未半扶桑光朏而先明迨亭  
峻極特立千刃灼爍崢嶸光鏡八表若日殿之燭太空似星宮之構辰極  
辭曰層臺覆陸廣殿穹崇塗金鈿玉映日疏風 陳徐陵四元畏寺剝下  
銘曰皇帝升乾行於九五闢世界於三千神人開錦石之山小國獻栴檀  
之柱乃命將作脩成梵宮複殿重軒凌霄負漢慈訓宮朝文母協道方祇  
鍾愛東平更踰燕后若夫外家問訊遙疑綠構御者衣服曾無綵繡咸傾  
寶飾用構支提僧若檀林寺同祇苑辭曰室蓋王子金輪託生皇家茂戚  
抑有齊名業水餘潤災風所驚徒悲馬角孰獻雞鳴柰苑初築菴園重成  
金臺日麗玉殿雲平梵衆朝禮天歌夜清蜂疑盡壁雀避雕楹福履斯大  
皇基永禎衆生不盡寶剝無傾 又報德寺剝下銘曰昔者明王大孝感  
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

天明發之懷誠不過於饗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淨土之因歸於  
圓寢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泉春陵之鄉上幼懷疑重未曾遊陟年將志  
學即事登庸宣力淮尋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  
風煙騰湧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軒轅之駕  
警婉婉而多慙吳王之墳狀眈眈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  
迄永定初其間二十有餘年至歲紀頻移崇塋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  
激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歟銘曰壯矣金  
表傍依壩垣高連綵霓極睇翔鷲梵妓宵唱雲花晝翻三心斷縛六道除  
怨趙夢天樂秦遊帝閣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被羣品俱排大昏皇家七  
百於萬維孫一陳江物懷安寺刹下銘曰四聰睿后萬行了因運先玉鏡  
道茂金輪爰構靈刹地迹重闈迎風雲表承露天津飛甍巖嶭累棟嶙峋  
護持七衆警衛百神籌銷草木劫盡沙塵支提永固福業恒新變易東海  
長义北辰 鍾銘曰鳧氏之匠弋陽之銅圖鑠鑄刻獸構蟲聲飛雪裏  
韻切唇中遙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鷲嶺夜動龍宮莫憑慧業冥感神功

百非洗蕩萬善招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

鍾銘曰篆間銘刻樂上雕鐫

聲齊法鼓響逸鳴捷舟移巨壑火壞初禪

優填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

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雪齒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為恭

齊邢子才文襄王帝金象銘曰妙形難象至理希詮形之所及理亦在焉

悟茲空假勞此蓋纏式圖往秘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王同鑄神儀內瑩

寶相外宣圓光照耀映被無邊靈應盼響感發大千鍾福旒纒其求如天

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求年歸誠妙覺標志上玄託銘斯在

曠劫方傳 獻武皇帝寺銘曰惟睿作聖有縱自天匡國庇民再造區夏

功高伊呂道邁桓文雖住止域中而神遊方外影響妙法咫尺天人晝夜

自分不勞鷄鶴之功六時靡惑非待壺箭之功永寄將來傳之不朽辭曰

用分行坐以敷戒行苦罪析福傲狠成敬萬國感身一人有慶方傳自父

是用成詠 **墓志** 梁簡文帝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守師墓志銘曰峯頽朽

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如壑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

惟茲大士才敏學優幼拍蹈火早去吞鈎法雷能響懸河必訓辨才可匹

妙德難傳 宋姬寺慧念法師墓志銘曰電逝生危舟沉道滅石折亡儒  
星開殞哲是曰人龍亦號僧象慧氣素昭英賢夙上善渡愛河能褰欲網  
如彼高山法徒斯仰如彼澄波不測深廣 甘露寺敬脫法師墓志銘  
曰岌岌緣假昏昏大夢六塵遠飛四流長控倚嗟大士慧舟法棟早擅人  
龍夙標威鳳善堂間構燧王布席辯河流水辭峯積石穿寥雨樹悠漫三  
泉神明何託暗石空傳 相宮寺智舊法師墓志銘曰嗟爾名德超然有  
暉五塵夙離三脩九依戒珠靡缺忍鎧無違智灯含影慧駕馳騁若蹈山  
金如苞海寶德邁西河聲踰東道伊耆傾盖于彼朱方不期而遇襄水之  
陽掩此方墳悠哉泉下鬱鬱翠微遼遼平野薪盡火滅歸真息假 淨居  
寺法昂墓志銘曰條篋含聳蘭蓀表質甘露已凝智泉斯溢頓纒中衢息  
棹脩渚隳陋白駒騰綠黑鼠同志酸傷交朋哀楚 梁邵陵王揚州僧正  
智寐法師墓志銘曰緣城虛假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侵寔惟上德  
爲龍爲光疑情內坐被采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頰有同商生譬彼名醫  
妙法方求慧水停滋五通軫慕齒衆增悲 梁陸倕誌法師墓誌銘曰法

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緣棄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宗  
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  
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  
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於華林  
閣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  
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  
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辭曰欲化毗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  
迹帝京緒胄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愍此風電將  
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寐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覩微知顯動足墟立發  
言風偃業窮難詔因謝弗援慧雲晝歇慈灯夜昏 **表** 梁簡文帝上大法  
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  
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因受潤具  
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啓** 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  
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

抄本

抄本

抄本

抄本



制解網出界之訓滅惑淨契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可以糟滓  
 五書糠芬百氏升尊聃周管竿尼旦所謂窺七澤而狹潢汗登太山而小  
 天下 法門頌啓曰伏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  
 挺發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輪弘汲引以  
 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垞惜平祇園滅影鷲岳淪光微辭既遙大義  
 如綴自不宣遊十地擁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極法雲於落仍明分  
 覽四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且與隨方申道則慧一  
 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昭明太子謝勅賈銅造善覺寺  
 塔露盤啓曰燥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况復神龍負子光  
 斯極妙金鳥銜帶飾慈高表函谷耻其詠歌臨滄惡其祥應陽燧含影還  
 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  
 緯啓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闥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躡  
 寶梯比斯未重 荅同泰寺立刹啓曰竊以寶塔天飛神龕地踊豈惟昔  
 代復見茲辰嘉彼百靈欣斯十善雖復紫煙旦聚比此未儔朱光夜上方

今知陋 東宮上掘得茲覺寺鍾啓曰竊以白亭禱室絕顯禎祥之氣

里故堂暫聞鍾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 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  
 殿椒墀昔處仍構寶階啓舜鍾於殊里 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壘魯祠  
 現壁固以推茲孝感惡此禎契將郭令鄙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  
 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  
 切視奩哀踰封篋 梁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法  
 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為心宜觀種覺十方皆見普  
 契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睠西顧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變隼暫掩晨  
 離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填箎以相  
 韻頂禮最勝敬詣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為喻立處針鋒弗云易擬臣身持  
 爭戒心拈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梁邵陵王荅  
 皇太子示大法頌啓曰茲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  
 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杵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含  
 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蓋鱗開羅散翮香鳥步花馴遊於雲

園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皇  
 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 梁沈約上錢隨喜  
 光宅寺啓曰伏惟中陽故里春陵舊居夷漫滌蕩曾無遺築若使人教早  
 流法尊二代開塔白水剝粉榆可以傳美垂跡迄今不朽 送育王像并  
 上錢燭等啓曰竊以喪名無色理絕應感不身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灯明  
 道成長爲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 臨終勸加篤信啓曰抱  
 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據刀坐劍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  
 門屬茲苦節內矜外恕寔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  
 復遺恨雖慙也善度等哀鳴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竊以六詩  
 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袞刺或義卑小辨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  
 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宙表履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  
 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  
 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梁武帝小  
 亮法師涅槃疏序曰非言無以寄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忘言言息

從宗添  
同

則諸見競赴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  
 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累價涇渭分流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湟驟明其歸  
 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  
 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况復王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  
 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宜焉言語斯絕詩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  
 湯語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毫令則帝業性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梁  
 沈約內典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  
 識同犇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蔽莫不火宅輪  
 鷲人壽魘遷以寸陰之短駟求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能仁權  
 跡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双樹寧有新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髮鬢興情  
 範金琢玉圖容寫狀靈姿炫日寶剝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力  
 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能章八彩瓊華九包墳典立素域中之史策本  
 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  
 始末衰異卷分或辭義離斷或文字片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

抄作焉

抄作妙

未知攸適雖精理壹心止乎句偈而觸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情靈  
 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  
 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書曰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曰伏承淨名  
 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妙密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  
 彌闡豈止心灯夜執亦乃意絮晨飛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  
 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旁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  
 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 荅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曰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  
 慕玉暉金銑及為拙目所蚩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  
 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校量文質有異巧拙終媿醜妍是以惺瑜懷  
 王之士入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

陳三此修  
疑別卷  
誤入

抄本入

藝文卷七十七終

此卷抄本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八

靈異部上

仙道

史記曰蓬萊仙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  
 死藥生焉其物禽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  
 反居水下欲到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又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  
 荆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  
 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弓百姓仰空望帝既上  
 乃抱其弓與胡髯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胡其弓曰烏號 漢書曰梅福  
 居家常讀書性少為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  
 傳以為仙人其後人有見福者於會稽變為吳市門卒 晉中興書曰葛  
 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軟弱奉屍入棺其輕如空  
 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遊于四海之外 又曰

抄本黃  
帝不重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  
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  
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  
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情乃可以長生 淮南子曰盧敖遊  
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蒙穀之上見處士者深目而喉渠頭渠大  
而鳥肩豐上殺下軒軒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翻然下其臂逡逃乎俾下  
邀就觀之方捲龜遨而食合黎遨與之語若士囁然笑曰嘻子中州之人  
不宜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 列仙傳曰蕭史秦繆公時善  
吹簫能致白鵠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  
年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其美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比隨鳳皇飛去  
故秦氏作鳳女祠雍宮世有簫聲 又曰陶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日

散上紫色衝天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  
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東南上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  
辭訣 又曰呂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遯東三十年西  
適隱於南山釣於卜谿三年不獲魚問曰可以止矣尚曰非爾所及也果  
得大鯉有兵鈴在腹中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尸唯有  
玉鈴六篇在棺中 又曰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湄逢鄭交甫不  
知其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愛珮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又曰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  
道於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之臨仙去餘藥器在  
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 又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  
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  
去高辛時為雨師 又曰偃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  
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又曰母期生琅耶阜鄉  
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

抄本

抄本云

一字

抄本云者

右二字

愈字到字

抄本同

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鳥一量為報曰復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逢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處 又曰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摩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君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死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幾所愈立祠十餘年 神仙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末在洛陽白社中寢息身上藍縷衣不蔽形恒吞一石子經日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著詩莫知所終 又曰漢期門郎程偉妻者能通神變化偉嘗從出而無時衣甚愁妻即為致兩縑無故至前偉好黃白連時不成妻乃出囊中藥以少投其已煎水銀須臾成銀偉欲從授方終不可得云偉骨相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死尸解去 又曰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整人食又玄乃張口

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蟲飛鷲雀龜之屬使舞絃節如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 又曰為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潦 又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雖受氣於天然生於李家猶以李為姓又云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額長耳大目疏齒萬口厚唇額有參牛達理日角月庭鼻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父壽故號之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之法 又曰彭祖諱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害於補導

方陰方候  
萬也  
抄本方

抄本也  
抄本無又  
日二字連  
接上文

抄本

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女乘輜轔往問道於彭祖采女  
 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欲秘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  
 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 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  
 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列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  
 字形體歸書作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經分  
 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又曰樂  
 巴者蜀郡人也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不飲而南嘆有司奏巴大不敬有  
 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生立廟今日者老皆  
 入臣廟不可委之是以頗有酒色臣適來本縣成都市上失火臣故喫酒  
 為雨以滅火非敢不敬罪當可坐詔原復坐即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  
 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作酒臭 又曰河上公莫知  
 姓名也漢孝景帝時結草為菴于河湄嘗讀老子經景帝好老子之言有  
 所不知數事莫能通者聞人說河上公讀老子乃遣人諮所不解事以問  
 之河上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駕而從之公以素書二卷與帝

抄本如  
 抄本如  
 抄本如

曰熟省此則皆疑了不事多言言也勿以示非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  
 霧晦冥天地斗合論者為景帝好老子之言一世不能盡通之故神人將  
 下教之便去也 又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又  
 於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年如二十者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周之大  
 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綃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  
 味及真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良久不知所在其家陸  
 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  
 之貌少好學增素善於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真狀  
 老子感焉未至九千日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氣  
 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復九十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  
 齋戒其日果見老子 真人周君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委通汝陰人  
 也聞有樂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入蒙山遇羨門子乘  
 白鹿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  
 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 漢武

抄本作  
 通通如

素抄本

內傳曰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  
 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以方  
 干上言臣能凝瀕成白銀飛丹沙成黃金成服之白日升天身生朱陽  
 之翼豔備負光之異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  
 咳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  
 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 漢武故事曰  
 上巡狩過河聞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為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  
 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一拳上令開其手數百人擘  
 莫能開上自披手即申由是得幸為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戈宮解黃帝  
 素女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月產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鉤戈亦然乃  
 命其門曰堯母門 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  
 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下令威去家  
 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  
 丁云其先世有神仙者不知名字 又曰崩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

抄本背

抄本無以

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  
 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  
 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  
 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神異經曰崑崙有  
 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與天地  
 同休息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材芳  
 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為反魂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群牛吼聞之者  
 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  
 驚精香或名之振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 又曰崑崙山三角一角正于  
 北辰星輝名曰閻風嶺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其  
 一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千里城安金臺 又曰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  
 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 風俗通曰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  
 喬遷為葉縣令喬月朔常詣臺朝明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  
 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烏

抄本圖

九宮

抄本有

使尚方識乃四年所賜尚書官履也每朝業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  
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寢其中蓋便上覆葬  
於城東土自成墳人無知之者百姓爲立祠號業君祠 異苑曰陶侃字  
士衡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天端悅通刺子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  
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看於是脫衣恰服仙羽升  
鵠而騰颺 **詩** 魏文帝遊仙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  
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四五日曾臆生羽翼輕舉生  
風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 魏陳王曹植遊仙詩曰人  
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陵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  
湖翱翔九天上聘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登玄渚南翔  
陟丹丘 又五遊詠曰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  
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紛蒼藹六龍仰天驥曜靈未移景倏忽  
造吳倉閭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伏西櫺  
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嗽我流澀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

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又遠遊詩曰靈齋戴方丈

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藥可療飢仰首嗽朝霞崑崙不

吾宅中州非我家 晉何劭遊仙詩曰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迢陵

峻岳連翩御飛鶴 晉張協遊仙詩曰崢嶸玄圃深嵯峨天嶺峭亭館籠

雲構脩梁流三曜蘭葩蓋嶺披清風綠隰嘯 晉郭璞遊仙詩曰京華豪

俠窟山林隱遁栖 又曰登岳採五芝涉澗將六草散髮蕩玄溜終年不

華浩 又曰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又曰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

又曰四瀆流如淚五岳羅若垤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絕 又曰靜歡亦

何念悲此妙齡逝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帶蘭生蓬芭間榮曜常幽翳

又曰吞舟踊海底高浪駕蓬萊 又曰登仙撫龍駟迅駕乘奔雷鱗裳逐

電曜雲蓋隨風迴手頓羲和轡足踰閭闔開東海猶蹄泚崑崙若蟻堆

又曰縱酒濛汜濱結駕尋木末翹手攀金梯飛步登玉闕左顧擁方目右

眷極朱髮 又曰璇臺冠崑嶺西海濱招搖瓊林籠藻映碧樹疏英翹丹

泉漂朱沫黑水鼓玄濤尋仙萬餘日今乃見子喬振髮見翠霞解褐被絳



綃物響臨少廣盤虬舞雲輶 晉成公綬仙詩曰盛年無幾時奄忽行欲  
 老那得赤松子從學渡世道西入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戴土何惜  
 千金寶但願壽無窮與君長相保 晉庾闡遊仙詩曰神岳竦丹霄玉堂  
 臨雪嶺上採瓊樹華下挹瑤泉井 又曰南海納朱濤玄波洒北溟仰盼  
 燭籠曜俯步朝廣庭 又曰功疏鍊石髓赤松漱水玉憑煙眇封子流浪  
 揮玄俗崆峒臨比戶昂吾眇南陸曾霄映紫芝潛澗汎丹菊崑崙涌五河  
 八流縈地軸 又曰三山羅如粟巨壑不容刀白龍騰子明朱鱗運琴高  
 輕舉觀滄海眇邈去瀛洲玉泉出靈巖瓊草被神丘 又曰熒熒丹桂紫  
 芝結根雲山九疑鮮榮夏馥冬熙誰與薄採松期 又曰赤松霞霧乘煙  
 封子鍊骨凌仙滄漱水玉心玄故能靈化自然 又曰乘彼六氣渺茫輜  
 駕赤水崑陽遙望至人玄堂心與罔象俱忘 又曰朝嗽雲英玉葉夕挹  
 玉膏石髓瑤臺藻構霞綺鱗裳羽蓋級纒 又曰玉樹標雲翠蔚靈崖獨  
 拔竒卉芳津蘭瑩珠隧碧葉漑清鱗萃 又曰玉房石楡磊砢燭龍銜輝  
 止火朝採石英澗左夕翳瓊葩巖下 晉張華詠蕭史詩曰蕭史愛長年

抄本改  
 抄本改  
 挂抄本改

羸女老童頰火粒願排弃霞霧好登舉龍飛竟天路鳳起出秦關身去長  
 不及簫聲時往還 又遊仙詩曰雲霓垂藻旒羽挂揚輕裾飄登清雲間  
 論道神皇廬簫史登鳳音王后吹鳴竽守精味玄妙逍遙無為墟 又曰  
 玉佩連浮星輕冠結朝霞列坐王母堂豐食瓊瑤華相妃詠涉江漢女奏  
 陽阿 又曰乘雲去中夏隨風濟江湘疊疊陟高陵遂升玉巒陽雲娥薦  
 瓊石神妃侍衣裳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并序曰尋陽有廬山者盤某  
 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絕阻重險非  
 人跡之所遊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  
 矣太元十一年有樵採之陽者于時鮮霞塞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  
 服獨在巖中俄頃振嘗揮錫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  
 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詩曰吸風玄圃飲露  
 丹霄室宅五岳賓友松喬 齊袁彖遊仙詩曰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  
 王子洛浦來湘娥洞庭發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月並馭排帝闥連吹入  
 天闕萬古一方春千霜竊二髮 又曰白王三重階黃金九層路采煙拂

抄本不同

紫蕊芳風搖碧樹 齊陸慧曉遊仙詩曰旌翻玉華晦神轉雲光移襲鳥  
 黃山下投佩朱路歧 梁簡文帝仙客詩曰漆水豈難變桐刀乍可揮青  
 書長命錄紫水芙蓉衣高翔五岳小低望九河微穿池聽龍長叱石待羊  
 歸酒闌時節久槐生歲月稀 梁元帝和鮑常侍龍川館詩曰珍臺接閑  
 館迢遞山之旁多解三真術俱善四明方玉題書仙篆金榜燭神光桂影  
 侵檐進藤枝遶檻長苔文隨溜轉梅氣入風香 梁沈約華山館為國家  
 營功德詩曰沐芳禱靈岳稽首恭上玄帝昔祈萬壽臣今請億年丹友緘  
 洞府河清時一傳錦書飛雲字玉簡黃金編 又和竟陵王遊仙詩曰天  
 矯乘絳仙螭衣方陸離玉鑾隱雲霧溶溶紛上馳瑤臺風不息赤水正運  
 猗崢嶸玄圃上聊舉瓊樹枝 又曰朝止閭闔宮暮宴清都翺騰蓋隱存  
 星低鑿避行月九疑紛相從虹旌乍升沒青鳥去復還高唐雲不歇若華  
 有餘照淹留且晞髮 又曰陶先生登樓不復下詩曰側聞上上說尺木  
 乃騰霄雲軒不展地仙居多麗誰卧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衡書必青鳥  
 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又赤松澗詩曰松子排煙去英

靈眇難測惟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丹在茲化雲軒於此陟願受金丹  
 方片言生羽翼渴就華池飲飢向朝霞食何時當來還延佇清巖側 又  
 和劉中書仙詩曰殊庭不可及風燥多異色霞衣不待縫雲錦不須織  
 又清旦發玄洲日暮宿丹丘崑山西北映流泉東南流霓裳拂流電雲車  
 委輕霞崢嶸上不睹寥廓下無見 又沈道士館詩曰秦王御宇宙漢帝  
 恢武功歡娛人世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  
 復立望仙宮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  
 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  
 累非物外為念在玄蹤朋來挹石髓賓至駕飛鴻都令人徑絕惟使雲路  
 通一舉陵倒具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梁王筠東南射  
 山詩曰還丹改容質握髓駐留年口含千里霧掌流五色煙瓊漿汎金鼎  
 瑤池旣玉田倏忽整龍駕相遇鳳臺前 梁庾肩吾道館詩曰仙人白鹿  
 上隱士潛溪邊試取西山藥來觀東海田 陳周弘正和庾肩吾詩曰石  
 橋有舊路靈室儼衆仙菊潭溜餘水丹竈起殘煙桃花經作實海水屢成

抄本乃作

抄本乃作

抄本乃作

抄本乃作

抄本乃作

田逆愁歸舊里追問芥柯年 周王褒過臧矜道館詩曰松古無年月鶴  
去復來歸石壁藤為路山窓雲作扉 周庾信和趙王遊仙詩曰藏山還  
採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其玉魚傳相鶴太一受飛龜白  
日香薪寺青泥美熟芝山精逢照鏡樵客值圍碁石文如碎錦藤苗似亂  
絲蓬萊在何處漢后欲遙祠 又道士步虛詞曰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  
真要妙思玄絕虛無養谷神丹丘乘翠鳳玄圃馭班麟移梨付苑吏種杏  
乞山人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又曰東明  
九芝蓋比燭五雲車飄飄入倒景出沒上煙霞春泉下玉雷青鳥向金華  
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上元應送酒來在蔡經家 又曰歸心遊太極  
回向入無名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鳳杯採桐實春山種玉榮夏簧三  
舌響春鍾九乳鳴絳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 又曰北閣臨玄水南宮坐  
絳雲龍泥印玉策天火練真文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靈駕千尋上空  
香萬里聞 又曰地鏡階基遠天 惚影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為迥林鶴  
巢堪鍊石蜂房得煮金漢武多嬌慢淮南不小心蓬瀛入海底何處可追

尋 又曰麟州一海闊玄圃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經滄林慮

李舊食綬山桃成丹須竹節刻髓用蓋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周蕭

搗和梁武陵王遙望道館詩曰神境流精閔仙居紫翠房今有尋真地瀝

迤麗通莊九柱含虬重三臺飾夜光金輝碧海桃玉笈紫書方拂筵青鳥

集吹簫白鳳翔履歸堪是鸞石在詎非羊煙霞四照葉風月五名香於茲

喜臨眺願得假霓裳 陳張正見遊匡山簡寂館詩曰三梁礪本絕千仞

路猶通即此神山內銀榜映仙宮鏡似臨峯月流如飲澗虹幽桂無斜影

深松有勁風惟當遠人望知在白雲中 陳陰鏗遊始興道館詩曰紫臺

高不極清溪千仞餘壇邊逢藥鈿洞裏闕仙書庭舞經鶴池遊被控魚稍

昏蕙葉歛欲頤槿花疏徒交斧相爛會自不凌虛 又賦詠得神仙詩曰

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朝遊雲暫起夕餌菊恒香聊詩履成鸞戲以石

為羊洪崖與松子乘羽就周王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相如拜為孝

文園令見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宅彌萬里

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竭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霓戴雲氣而

詠字似  
本則  
持物詩  
以神亦詩

松杉不茂

松杉不

上浮建格澤之脩竿總光曜之采旄垂旬始以爲慘粳慧星而爲鬚絕少  
陽而登大陰與真人乎相求屯余車而萬乘翠雲蓋而樹華旗歷唐堯於  
宗山遇虞舜於九疑竭度九江越五河時若曖曖將泯濁召屏翳誅風伯  
刑雨師排閭闔而入帝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閭風而遙集飛鳥騰而一  
止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皓然白首戴勝而穴處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遣  
屯玄騎闕軼先駟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上窆廓而無天視眩浪而無見聽啟  
况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超無反而獨存 後漢栢君山仙賦曰余少時  
爲中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  
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向山署曰望  
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以頌美曰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  
翁則納新天矯經引積氣闕元精神周洽禹塞流通乘凌虛無洞達幽明  
諸物皆見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靈攸迎乃駟駕青龍赤騰爲歷踏玄厲  
之擢罪有似平鸞鳳之翔飛集于膠葛之宇泰山之臺吸玉液食華芝漱  
玉漿飲金醪出宇宙與雲浮洒輕霧濟傾崖觀倉川而升天門馳白鹿而  
從麒麟周覽八極還崦華壇汜汜平濫濫隨天轉璇容容無爲壽極乾坤  
後漢黃香九宮賦曰伊黃靈之典度存文昌之會宮握璇璣而布政惣四  
七而持綱和日月之光曜均節度以運行經閭闔而出玉房謁五岳而朝  
六宗躡崑崙而跪碣石蹈底柱而跨太行肘熊耳而據桐柏分嶓冢而持  
外方使織女駟乘王良爲之御三台執兵而奉張軒轅乘駟駟而先駟左  
青龍而右背馮前七星而後騰蛇 晉陸機列仙賦曰夫何列仙玄妙超  
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聞道性冲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  
差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滄遠品物以長盼妙羣生  
而爲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栖則昌客弄玉洛交江妃觀百化於神區  
覲天皇於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又陵霄賦曰挾至道之  
容微狹流俗之紛汨颺余節以遠模風扶搖而相予削陋跡於分丘省遊  
仙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  
誅陵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昊蒼煥而運流日月翻其代序下霄房之  
靡迄卜良辰而復舉陟瑤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 梁陶弘景水仙賦

抄本亦作丹

曰淼漫八海沘汨九河中天起浪分地寫波東卷長桑日窟西幹龍築月  
阿西者潼關不雍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洞臺娥  
英之所遊往琴馮是焉去來於是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紉鳳遊軒駕  
馮上朝紫殿還觀青宮進麾八老顧劫西童酌丹穴之酌薦麟洲之肴錦  
旌麗日羽衣拂霄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穀求呂梁於石  
城從霧光於底柱索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清更天地  
而彌固終逍遙以長生 又雲上之仙風賦曰縹緲遙裔巨碧海而颺朝  
霞凌青煙而溥天際出龍門而激水度葱闕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  
驚文浮虛入景登室汎雲一舉萬里曾不浹辰此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  
縣括宇宙苞絡天維周流八極回環四時氣值節而動律位涉巽而離箕  
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為之風也 梁江淹丹砂可學  
賦曰或曰黃金可鑄僕不信試為此辭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采色輟  
陰陽於形有傳變化於心識既而暖碧臺之錯落曜金宮之玲瓏沼蓮華  
於繡閣化蒲陶於錦屏奏神鼓於玉袂舞靈衣於金裾韻躑躅而易變律

抄本亦作丹

參差而難圖非南風之能擬詎濮水之敢模 魏陳王曹植玄俗頌曰  
玄俗妙識飢餌神穎在陰修逝即陽無景逍遙北岳凌霄引領揮霧昊天  
含神自靜 晉牽秀老子頌曰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玄奧幽贊神微  
抱質懷素蘊寶藏輝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  
亢志皓然於邈高風徽音永傳 又彭祖頌曰於休彭公應運特生窮神  
知化妙物通靈滄之冲滿之不盈韜光隱曜混沌玄清確乎其摻邈乎  
其度含真蕩穢離俗遺務託神玄妙遊心泰素享年七百寶降其祚惠我  
無疆倫道作故 又王喬赤松頌曰妙哉松喬稟此殊姿含精握氣靈德  
是綏藏器華圃允首騰飛齊跡風雲超遠姿微乃翔靈墳鳥像人聲低徊  
舊土春此平生惠而不諒凋我素形神儀既隕翻飛而征遨遊八維跨騰  
九冥應慶罔極與道虛盈 晉陸機王子喬贊曰遺形靈岳顧景志歸  
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晉湛方生老子贊曰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  
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祗 晉郭璞馮夷贊  
曰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号曰河伯 又曰

卷之二十一

二

抄本亦作

抄本亦作

抄本亦作

抄本亦作

水土水鱗潛映洞川赤松是眼靈蛇乘煙吐納六氣升降九天 宋孝武

帝洞并贊曰絳紀山瑞紫志川靈金膏溢曜玉樹含英端巖毓泉挹祥吐

禎彪彬仙牒揮翕詭經 梁江淹王子喬贊曰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

控鶴上窈窕學鳳對嶺岼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

時還 又陰長生贊曰陰君惜靈骨珪璧詎為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

道憂傷未不至光顏如碧草若渡西海時致意三青鳥 又白雲贊曰紫

煙世不覲赤鱗庖所捐白雲亦海外益益起三山簫瑟玉池上容裔帝臺

前欲知清都裏乘此乃登天 又秦女贊曰青琴既曠世綠珠亦絕群猶

不及秦女十五乘綵雲壁質人不見瓊光俗詎聞使洛靈脩往為我道奇

芬 **碑** 齊孔稚珪玄館碑曰夫朋白兔而侶青鳥啓銀函而講金字者有

道存焉故能大叩玄宗鬱為物範則天地正六合照日月而導蒼生神道

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

上軒轅稟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閔山駕鳳之英凡此之傳希世間出

皆雍容以沐咸池或蕭灑而開閭闔 梁簡文帝招真館碑曰夫東瀛瀛

水三變成田西岳靈樨千載未子 尚以星起牽牛奇首迢遞律生甲子氣

數香冥沈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 高排金闕玄之又玄豈言象之能筌非

時節之所辯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灑雖日門

採藥之地楚望懷椒之歌陽反流沙之魂錦識汾陰之鼎無以喻書銘曰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 浮天外故帝可小推貞能大德起同塵

善生塞允保物自然人符交泰掩 映綠羅穹隆紫蓋仙浴之美此焉為最

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矚山 踰高掌野寂雲興禽繁山響升虹 音夕

栖豐雷朝上書藏玉押藥蘊銀筒 燒鈇雜鯉折桂和葱芥柯雖朽碑石無

窮 梁元帝南岳衡山九貞館碑曰簫鼓騰空煙霞相接星辰奪采燈燭

非明風耀雲梁千門萬戶樓施九柱已同賴鄉之地山帶五城復類玄州

之所玉版之經猶蘊金丹之處存焉上月臺而遺愛登景雲而忘老欣欣

然不知所以而然日暉石瓦東眺 靈壽之峯月蔭玉林西瞻華蓋之嶺竹

類黃金既歲蕤而防露木似紅蓮 且芬披而拂日杯傳九醞隱淪之車晨

岳抄本

抄本及

推抄許雅

岳抄本

著明莫過於日月鼓之以雷電潤之以風雨咸秩無文所以名山致祭峻  
極於天青溪山者荆南之中岳也隱隱干霄亭亭無際雲蓋三層如在帝  
臺之側桂林八樹非異景山之傍輕霞亘起影落照於陽溪清風遠至響  
猿鳴於巫峽西臨百丈之穴南帶千仞之水洪源湛淡長波縈復 梁沈  
約善館碑曰至道玄妙無跡可尋寄言立稱已乖宗極神宇靈房於義非  
取九仙緬邈等級參差 或藏形洞府或栖志靈岳達人獨往之事志非  
易立滄松飲澗之情理難輕樹止欲漸去喧囂稍離塵雜於是既加整葺  
營建堂宇北負崇岳南枕脩衢迴託人表雞犬相絕庭流松響戶接雲根  
指瓊樹而朝飡就瑤臺而一息霓裳不反鳧鳥忘歸朝九星謁羣帝修哉  
邈乎與天地相畢矣 又桐柏山金庭館碑曰若夫上玄與遠言象斯絕  
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非天稟上  
才未 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早尚幽栖屏弃情累留愛林壑託分鳥  
魚既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揭之山實惟桐柏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  
萬仞遂潤千回翹心屬念晚卧晨起採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鳥  
輕舉留鳥忘歸銘曰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翰漸漢萬春方華  
千齡始旦 梁陶弘景許長史舊館壇碑曰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  
言象所傳文跡可記嘿然則後之人奚聞乎銘曰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  
暨東晉二許懷真裁其浚井棲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符震勝殿密響瀉  
瓶揚芬瑤宮碧簡絢采垂文瓊函玉檢綺席繡巾蘭缸烈耀金鑪颺薰  
又茅山長沙館碑曰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  
境糴紉之士飾禮容於闈閣耿介之夫揚旌麾於門齋銘曰至哉乾元萬  
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名昭圖史友  
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先敢巡舊制有革雜章刊字弗朽亦  
代留芳 又太平山日門館碑曰日門館者東霞啓暉開巖引燭以爲名  
也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冠四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  
之東結架菁山之北爰以此處幽竒別就基構栖集有道多歷世年 陳  
沈炯林屋館記曰夫玄之又玄處衆妙之極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蓋  
寂寥宵寘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圖賴鄉九井之記至若崑山平圃

銀榜相暉蓬閣仙宮金臺崛起南瞰肯臺榜連飛閣桂柱星羅瓊軒雲構  
銘曰大道既隱衆聖無門悠悠大極誰見玄根析年立秦望仙表漢髣髴  
神靈依稀宮觀峨峨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 陳徐陵天台  
山館徐則法師碑曰夫海水揚塵幾千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  
平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  
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裔長生之樹尚挺西崑百紀遊龜皆登蓮葉千齡  
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其天脆譬彼風電同諸泡沫琢火之歎聞諸  
徃賢逝水之悲嗟乎前聖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仙客彈琴固不移於  
俄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爲草萊是以志士名賢飄然長驚膝羶  
榮利厭蹶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閣事甚籠樊隱淪巖洞冷餌  
芝髓忽矣身輕俄然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處仙宮之籙  
法師蕭然道氣卓矣仙才千仞孤標萬頃無度所以伊川控鶴萊縣乘鳧  
靈化無方去還斯在銘曰來去三鳥賓遊二童然香雨上擊磬雲中玉粒  
雖軟金膏未鎔方流道業濟彼昏蒙 **梁陶弘景茅山曲林館銘**曰層

嶺外峙邃宮內映仄穴旁通榮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  
凡若聖連薨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曰曲林獨爲勁好春  
跡韜功守茲偕老 周王哀靈壇銘并序曰悠悠五緯乃欽若於堯典茫

是抄本

茫九州是致功於禹跡猶以天步懸遠隸首筭而弗窮地載遐荒章亥馳  
而未極浩庭霄度吐納天和崑閬滄溟胞胎元一九靈之府神液所以降  
祥五英之闕冀華以之昭應推劫運之短長校河源之廣狹谷永上書譬  
流風之不繫栢譚作論明弱水之難航豈知廻天金簡推傳上聖洞神王  
策尚隔中仙于時金風戒辰三光澄曜香雨乘空天花入室帝乃升法座  
說玄言肴覆洞微闡揚衆妙洪鍾應叩衢樽待酌銘曰鍾鳴上界梵響玄  
宮紫宸濯水青樹搖風八覺脩行七教弘通神機詣理秋毫坳空函席廣  
開法輪徐轉入神精義談天勝辯逐境晦明逗機深淺或照盛業方圖雲  
篆 又館銘曰雲橋啓館景曜開扉明庭朝禮仙宮羽衣鸞履霄去鳧鳥  
晨歸練石三轉燒丹七飛昆吾陶鑄丹楊銚銑盡寫龍文圖開彫篆聲隨  
地氣調均天辯九宮方應方靈稱善 **書** 梁沈約與陶弘景書曰先生糠

抄作折

抄作爲



秕俗流超然獨遠烈霓羽帶惣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闕憑星夕  
 卧望日朝飡而至理深微暖焉難睹惟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  
 閑遠嘔嚙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缺惟心 梁陶弘景答  
 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曰某等白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  
 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  
 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略聞雅說隱居  
 答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栢之匹桐柳者此本  
 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漑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  
 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  
 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  
 非合佛法所攝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練之事  
 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為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  
 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  
 仙者以藥石練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

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在或  
 亡於是各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論** 魏  
 陳王曹植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  
 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 **術** 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  
 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  
 神山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弃文驥而羨飛龍哉夫帝  
 者位殊萬國當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等耀紫微何顧乎  
 王母之宮豈崑之域哉夫三鳥備投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媚娥不若椒  
 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葉  
 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  
 以招弗呂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  
 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鎗  
 所以樂耳媛妃所以紹先勳豢所以悅口也何必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  
 樂觀無采之色乎晉庾闡列仙論曰夫無怪物之所以然後可以通于命

二

後下物有  
 其字  
 子命以通

以達變化之情者不怪詭於異端測自然之根者不猖狂於一物故形骸雖細推之愈廣天地雖巨別之彌狹然則形骸華岱之秋毫太虛天地之掌握耳又何足以言其變化哉又若秦皇漢武體無靈骨雖懷竒化絳於尸沒傾天下之資忽萬乘之位方士輻湊萬端鱗萃無救於頽年終無補於一至若不稟分有方云云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八

此卷抄本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九

靈異部下

神

夢

魂

神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山海經曰西海水亦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虵身而赤身長千尺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能請致是謂燭龍 又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蚩尤謂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三齊略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 又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通敬其神求與相見海神荅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

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於海衆山之石皆住今猶岌岌無不東趨 史記曰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上 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葬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已骨清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於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也爲吾立祠不爾使蟲入耳爲災吳主以爲妖言後果有虫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又云不祠我將有大火是歲數有大火吳主患之封爲都中侯加印綬立廟堂改鍾山爲蔣山以表其靈也 又曰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瑄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從夫當其夢也嘉善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輶

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贈詩曰飄飄浮勃述教曹雲石滋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 又杜蘭香別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遺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久遠有婦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耻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呼嗟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署豫子三枚大如鷄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温碩食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郊當還求君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濶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京兆去此數千邠得朝發今到杜荅云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異苑曰衡陽山九嶷

皆有舜廟漢世零陵文學姓奚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笙玉管舜時西王母  
 獻 又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鄆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  
 見一年少神姿端達與機言玄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訓抗機提緯古  
 今惣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  
 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靈雲拱木蔽日  
 知所遇者信王弼墓也 又曰吳相伍真廟永嘉中吳郡人叔父為臺郎  
 在洛值京都傾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即日得渡 又  
 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於常處民為立廟在汨潭之  
 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幽明錄曰王  
 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王時夜分忽然聞外閣有着履聲  
 須臾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耶極  
 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厲疾卒 **詩** 梁簡文帝祠伍真  
 廟詩曰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裏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  
 魚麗入楚營光功摧妙筭手載籍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凄清行潦承

椒奠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壁詎用楚臣纓密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窓  
 察野霧入衣帳積苔惟有三青鳥斂翅時逢迎 梁劉遵和簡文帝賽  
 漢高帝廟詩曰分蛇綸霸迹提劍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車  
 照丹穴霓裳影翠微投袂要漢女吹管召湘妃辛逢懷精日豫奉沐休歸  
 梁徐陵和詩曰山宮類牛首漢寢若龍川玉枕無秋耐金燈滅夜煙丹帷  
 迫靈岳紺席下羣仙堂空沛筑響釵低戚舞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梁劉孝儀和詩曰珪幣崇明祀牲樽禮貴神風驚如集廟光至似來陳徘  
 徊靈駕入叫咷倡歌新將言非為已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令古獨為  
 鄰 梁王臺卿和詩曰冰芳事椒醕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  
 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歇窓高雲易通所悲樽俎撤按歌  
 曲未終 梁王僧孺湘夫人詩曰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徒可望  
 綠芷竟空滋日莫思公子銜意嘿無辭 **賦** 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  
 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崑崙直上忽兮改容須臾  
 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

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  
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  
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  
曰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  
而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惟高唐之大體殊無  
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道互折而曾累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  
俱集渾洶洶其無聲潰淡淡而並入中阪遥望玄木冬榮煌煌曄曄奪人  
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綠葉紫裏朱莖白蕤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  
歎息垂淚王乃乘玉輿駟蒼螭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  
無聲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 又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  
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  
之明日以白玉曰其始來也曜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  
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乎如華温乎如瑩五色並施不可殫形

振繡衣被袿裳禮不短纖不長步喬喬兮懼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  
雲翔何神女之妖麗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毛嬙  
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望余惟而延視若流波之將瀾奮長  
袖以正衽立躑躅以不安意似近而旣遠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  
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 魏陳王曹植  
洛神賦曰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  
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其辭曰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  
經通谷凌景山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  
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  
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  
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  
纖得衷脩短合度 魏陳琳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贊  
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儀營魄於髣  
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瀟瀟覩玄麗之軼靈文絳蚪之亦奔鳴玉鸞

之嚶嚶蒼玉質於茗華擬豔姿於薜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鴈之嗷嗷申  
握椒以貽予請同宴乎奧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昌既歎爾以艷  
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辭 魏王粲神女賦曰惟  
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天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  
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玄鑿鬢類刻成戴  
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衣曳縟繡之華裳錯續紛以雜  
桂佩熠燿而焜煌退變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簪笄施華  
的兮結羽儀揚娥微眇懸蕤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  
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  
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絕 魏楊脩神女賦曰惟玄媛  
之逸女育明曜乎皇庭吸朝霞之芬液澹浮遊乎太清余執義而潛厲乃  
感夢而通靈盛容飾之本艷負龍采而鳳榮翠黼翬裳織縠文袿順風掄  
揚乍合乍離飄若興動玉趾未移詳觀玄妙與世無雙華面玉粲譁若芙  
蓉膚凝理而瓊繫體鮮弱而柔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工嘉今夜

之幸遇獲惟裳平期同情涕踊而思進彼巖厲而靜恭微諷說而宣諭色  
歡懌而我從 晉張敎神女賦曰世之言神僊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  
如絃氏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  
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  
偉故爲之作賦皇覽余之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秘殿侍太極  
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於中州託玄靜以自處是夫子之好仇於  
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  
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獸真憇倦僊侍乎於是神女乃斂袂正襟而對  
曰我實貞淑子何猜焉且辯言知禮恭爲令則美姿天挺盛飾表德以此  
承歡君有何惑爾乃敷茵席垂組帳嘉旨既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盪  
意放於是尋房中之至熈極長夜之懽情心耿耿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  
賦斯時之要妙進偉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欬吁乘雲霧而  
變化遙棄我其焉如 晉楊該三公山下神祠賦曰南極鸞紆飛龍在天  
太一白石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離爭湍

趨戾衝石會谿高岸爲谷峽峴阻愆梗林柰條逼塗連蹊行者息駕步趾  
於斯陟大歸登岑岡踰爽塏歷朝陽擘華殿之顯故覩應門之將將神木  
鬱蒼百堵周乎洞房進排閭闔顧眄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櫺浮跂  
天躡騰驤累層友業齊載長梁敷山藻於前稅綴棖槁以采章文綺履其  
紛鱗洪葩擘以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廂日不逮昏炎燎已先縣宰  
致祀嘉旨備詳陰祚顯應偏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 宋謝靈運江  
妃賦曰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今日之逢  
逆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歡嘯俱適華素千時升月隱  
山落日映岐收霞斂色迴飈拂渚每馳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填  
以申贈顏色授而魂與沉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稟判天地之浮  
沉承嘉約於往昔寧更貳於在今儻借訪於交甫知斯言之可謔蘭音未  
吐紅頰若輝暉眇光溢動袂芳非散雲轡之絡驛按靈輜而徘徊建羽旌  
而逶迤奏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妙天末而永違 梁江淹水上神  
賦曰江上丈夫遊宦荆吳首衛國望燕路歷 秦關出宋都徧覽下蔡之女

宋作殿  
宋亦作木

且說淇上之妹乃造南中度炎州經玉澗越金流路透迤而無軌野忽漠  
而欺儔旣而精飛視亂意去心 移倚靡蔭蓋悵望蕙技一麗女子碧渚之  
崖冶異絕俗竒麗不常青琴羞豔素女慙光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晷之難  
借閱有無於俄頃驗變化於咫尺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乃唱桂  
棹陵衝波背橘浦向椒阿苟懸天下有命永離缺其若何 **碑** 梁簡文吳  
興楚王神廟碑曰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  
之義作抑又玄矩司於坎宮漢興北時黃虵感於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  
神其來已尚楚王旣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旣舍黃駒安俟駢角掌擊無左  
條之勞牧人止楅衝之務周房殷俎惟有玄澗芳芝玉笋瑤樽止陳丹桂  
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  
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往烈永傳  
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祭祀** 謝眺祭  
文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  
斷神謨英冠正因部竒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鷲時曠忠

宋亦作木

賢流王于彘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  
入氛氲配天 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曰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  
表二叔之清風趙國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坂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  
甘雨晝零故能徵應不塞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遊遨丹崖翠幃  
信靈人之響像霓裳孔蓋轉日車而競前駕象乘豹載靈旗而惣集江妃  
漢女含睇來趨湘娥洛嬪宜言在側鳴璆撫劍俠席徘徊絳節陳竿海堂  
繁會真椒懷糝之歡傳卮代舞之樂桂醕溢於羽樽蕙肴盈於蘭藉既醉  
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魚葢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  
昌而俗阜俾多祐之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  
等南山而不騫 梁沈約賽蔣山廟文曰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  
變乎笙鏞鬱禮華於俎豆邇無不懷遠無不肅鳥革玄素之容草移丹綠  
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蕪四代揚玉桴布瑤席  
秦梁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疑之來  
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夢

周書曰大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為松栢  
栢柞寐覺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  
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  
曰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  
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又曰和熹皇后  
常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后仰喻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  
上湯夢反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 莊子曰宋元君夜夢人披髮云予爲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  
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旦之網得白龜圓  
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  
剗龜七十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  
七十鑽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  
秋曰孔子絕糧平陳蔡之間蒸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



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攬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向者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攬而飯之埃煤煙塵煤也又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師

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

駕也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式仕郡為功曹後夢元伯玄冠垂纓徒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臬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

便馳往赴之袁宏漢紀曰温序為護表校尉為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傍為塚長子壽為印平侯夜夢序告之曰父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

葬皇甫謐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為老子立祠范曄後漢書曰蔡茂夢見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

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因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者是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也旬月而茂

徵焉乃辟賀為掾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

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平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帝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訖停船此池池通

白塵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鈎而放之陸機晉書曰王濬

夢懸四刀於其壁上濬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為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益州乎事具軍器部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

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圖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怕之夢其為夢也悉覩鬼神之變怪則虵頭而四角魚首而

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輦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臍臆紛紜曰吾含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

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戢遊光軒猛跌狒毅斫鬼魑捐魍魎荆諸渠撞縱目打三頭撲魁憂扶夔曜博睥睨蹴睢盱爾乃三三四四相隨踉蹌而歷

僻隆隆磕磕精氣充布鞢鞢穆穆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捧扇而號呼奄霧消而光蔽寂不知其何故嗟妖

邪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聊嘈而外朗忽屈申而覺寤亂曰齊桓夢物而亦以霸武丁夜感而得賢佐周夢九齡克百慶晉文監臆國以競老子役鬼爲神將轉禍爲福永無恙

魂魄

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白虎通曰魂者何謂也魂猶佗佗也行不休也動於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也主於性韓詩外傳曰秦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若魂氣則無不之又曰作其祝號玄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左傳曰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疆又曰樂初忘之精爽是謂魂魄越絕書曰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離騷曰百

年信荏苒何爲苦心魂又曰憑淪駐精魄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朔之若歲惟郢路之脩遠兮魂一夕而九逝又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朕幼清以廉潔身服義而不沫史記曰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樂思沛也淮南子曰魂問於魄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也抱朴子師言欲求長生當對服大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靈祇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襄陽耆舊傳曰羊公與騶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國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枚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魂歸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玄聖而云始肇邵閔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又

乎之於博史元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遠而承襲之相  
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  
惟戎及鄴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  
月之雲虹去父母之邦國理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胥宇踏厚地而臨  
蒼穹抱北思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休  
明之云始余播棄於天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  
之官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眈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之奉書禮東  
夷之獻使實不嘗至屈膝遜言以殊方降意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  
忒值中軍之失權而太盜之移國何赤疹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  
於赤眉乞老親於劇賊免伏質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旣而天道禍淫否  
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饗會掃欃槍之星斬蚩尤之旆余板逆而効從遂  
妻誅而子害雖分珪而祚土迄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  
伏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玄我何負於鄰睦背盟書  
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惣官司而就繼託馬自之西暮隨

檻車而迴轍履峩七之曾冰面颺颺之巖雪去莫敖所縊過臨江之軌折  
矧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跨清津之幽咽烏虛弓而  
自墮猿號子而腹裂歷沔漢之逶迤及楚郡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  
首之沉碑旣縲然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  
岐周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絕讓畔之田鱗次余旣長於  
克民覺何從而掩泗洧水兮深且清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  
雉之都城我太宗之威武遏宛洧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鼈千仞之阜  
倏似滄瀛雖德刑成於赦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浙而歷商遂經秦而  
至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爍其山也則嶽岑巖嵬巖嶮婆陲或孤  
峯而秀聚或逸出而橫羅千歲之木牛嶺表百丈之石枕溪阿其水則碎  
勻滌汨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  
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雨水百仞而寫蜿蜒虹若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  
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跡不存咄  
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隙羸斧握其何言訪軹道之長

組捨藍田之璵璠無故老之可訊並膺七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  
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  
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趨南則董卓之  
塢北則符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爲彼主之庭除終南龍從太一嵯峨九  
竇崛起八壘連河汨涇泥之混濁濫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  
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卧寒野坐林  
隙霜微凝而侵骨樹栽動而風適思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  
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生稚子天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  
引寒風而入楸倚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  
祈天何精殞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郵驛於亭傳出向  
來之大道反初入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泪淚未悲而自墮  
語未咽而無宣于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分叢而落英  
魚則潛波渙濯鳥則應嶺俱鳴隨六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  
州則二雍三荆昌歡江并唐安浙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淮江漢洧隋浩汗  
灑潦漣滴河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每日夕而靡依常  
一步而三歎蠻貊之與荆吳玄狄之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  
同莫不疊足歛手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丘於南風悲城邑  
之毀撤熹風水之渺揚旣盡地而謁帝乃懷橘而升堂何神僊之足學此  
即雲永而虹裳也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

火部 火 烽燧 燈 燭 庭燎 竈 薪炭灰 煙

火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山海經曰燬火國獸身

黑色火出其口中言能吐火 易曰離為火 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又

曰火就燥 尚書曰藻火粉米禮為火 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

上炎上作苦 又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語火也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言火不可向近尚可撲滅論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左傳曰火龍黼黻 又曰郊子曰炎

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

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 禮記月令

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 又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 春秋考

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 白澤圖曰火之精宋無忌 禮含文嘉曰燧人

始鑽木取火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家語曰堯火

始鑽木取火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家語曰堯火

帝而王尚赤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為火 括地圖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孫子兵法曰凡火攻有五 一曰火人 二曰火積 三曰火輜 四曰火庫 五曰火隧 莊子曰指窮於為薪 火傳也 以指薪之理 故火傳而不滅 譬得納養之中 故命續而不絕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為之紀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趣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不救火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舉國不足以賞於民請從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遍火已滅矣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對曰可矣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能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右各三千人 法部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 史

宗平法  
有此四

筆本  
賦字

記曰龐涓追孫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伏兵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今齊軍萬弩夾道暮火舉而俱發涓夜至見白書乃鑽火燭讀之未畢萬弩俱發涓敗死 又曰騎劫故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刀其角結火其尾 漢書曰項王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帝葬驪山六年之間為項王所發牧兒墮羊冢中燃火求羊燒其擲藏 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爨而為火 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綠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則得火 列女傳曰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耶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列仙傳曰竇封子黃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煙 煙事具 又曰陶安公六冶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冶上 山事具 東觀漢記曰邳惲為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又曰廉范為蜀郡成都地道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復弊之失火者曰屬范今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 守事具 太 又曰梁鴻牧豕長安

宗平法  
本俱有

上林苑中失火延人家問所燒財物悉推不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  
躬執甚勤 樊英別傳曰英隱於壺山常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  
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  
火黑雲平旦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汝南先賢傳曰郭慮從南郊  
含酒東北三噉云齊失火以馱之後齊東上火事 又曰蔡君仲與人有  
至孝之心毋終棺在堂西舍失火火將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  
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  
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  
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為薪燃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 十  
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崖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  
大如狸張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燃其毛不焦斫刺  
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椎鍛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而  
起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菊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 又

曰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曰山可百里許取其  
毛績以為布名曰火浣布國人衣服之垢洿以水浣濯之終日不縈以火  
燒布兩食爻許出其垢即去白如雪 廣志曰火洲在南海中火燃洲其  
木不死更鮮 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中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  
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着此木木雖為火  
所着但小焦黑人或以為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  
用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為火浣布木皮亦剝以灰煮為布但不  
及華細好耳 又曰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  
績為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 又曰吳世姚光有火術吳主積荻千束火  
焚荻了盡光恬坐灰中振衣而起 事具神僊傳曰欒巴為尚書正旦會得  
酒西南漱云成都市失火漱酒作雨 事具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  
抱冰夏則握火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為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  
即霽然下雨詔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帝曰此長者  
之言也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按百家書宋城門失火自汲

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抱之事具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之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簰從漢水下住浦曰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所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燃則迴船走去去復還燒者須臾燒數千簰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博物志曰積紬萬匹則自然生火秦始中武庫火積紬所致也異苑曰臨邛有火井漢室隆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事具水部又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劍王莽頭等事具劍部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道為長史取數百雞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飛過壘集羗營營皆然搜神記曰麋竺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去當往燒東海麋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來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笑林曰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暄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之亦夫無道理今聞如漆何以

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詩梁庾有吾遠看放火詩曰風前細煙起月裏黑煙生入燄看喬木侵光識遠城賦潘尼火賦曰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鑽燧造火陶冶群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爾乃伏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首醪旨酒醴醇烹鼈煮鼉灼龜臙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又邊境無寇歸弓戢劍解甲釋冑銷鏑為耒鑄戈為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廐及至焚野燎原陸火赫義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絕覽雲散霓披去若風驅疾若電逝芬輪紆轉倏忽橫厲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

烽燧

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煙火光傳言虜且欲起欲知審來不以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來得陰者為來法 墨子曰烽火已舉言寇所從來多少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火表遠近沉浮權四星在軒轅尾西邊地警備烽火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井桔槔火錘其頭若警備急燃火其頭放



之權重本低則末仰見烽火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為烽燧  
 火鼓似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漢書曰軍臣  
 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都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  
 曰廉范為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  
 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  
 老弱城守而追之 又曰馬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  
 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郭伋為并州知  
 盧芳風賦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 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  
 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庾闡  
 揚都賦注曰燧人以炬置孤山頭皆綠江相望 述征記曰戲水注渭東  
 有周幽王壘昔幽王亟舉烽以悅褒姒犬戎遂伐周諸侯玩而弗至戰敗  
 死于斯地 **書** 蔡謨與弟書曰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遙見鼓可遙聞  
 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近別菽麥者皆當解之而王  
 苟諸人癡頑之甚乃至於是常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當豫勅諸軍見烽

燈

聞鼓受嚴而此間恒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遊軍須被符乃當嚴昔  
 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在石頭時隅中舉烽至下脯  
 遊軍故未嚴此即是苟希等覆重之軌也

說文曰錠謂之燈 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錠 離騷曰吳酒不廢沉

日夜蘭膏明燭華銅錯言燈錠盡銅琢禽獸有華英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燈

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挽絕其冠纓事具報恩篇 劉向別傳曰待詔馮

商作燈賦 漢書曰金枝秀華庶旄翠旌金枝銅燈百二十枝秀華中主有光華也 又曰武帝

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帝

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遣

使謂帝曰十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除宮內燃九光之燈 荀采傳

曰荀采爽女為陰瑜妻而夫蚤亡爽逼嫁與太原郭奕采入郭氏室暮乃

去其帷帳建四燈歛色正坐郭氏不敢逼 風俗通曰郅伯夷宿亭止樓

上燃數燈夜有魅來伯夷趨之以燈照乃老狸也 東宮舊事曰宮有銅

鴨頭燈二銅侍燈三供戶外用夕供油七合太子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  
一金塗連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鴨燈一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於殿前設  
百二十枝燈 **南** 鑿齒詩曰煌煌閉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風燁燁風與  
燈升降 齊謝朓詠燈詩曰發翠斜溪裏蓄寶岩山峯抽莖類僊掌銜光  
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照舞衣縫 梁簡文帝  
詠籠燈絕句詩曰動燭翠帷裏散影羅帳前花心生復落明銷君詎憐  
梁紀少瑜詠殘燈絕句曰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暉惟餘一兩爛裁得解  
羅衣 梁王筠詠燈擎詩曰百華曜九枝鳴鶴映冰池朱光本內照丹花  
復外垂流暉悅嘉客翻影泣生離自銷良不悔明白願君知 梁吳筠燈  
詩曰昔在鳳凰闕七采蓮花莖陸離看寶帳爛熳照文屏檐豔煙光轉氛  
氲霧裏輕能方三五夜桂樹月中生 梁范靖妻沈氏詠燈詩曰綺筵日  
已暮羅帳月未歸開花散鶴彩含光出九微風軒動丹焰水宇淡清輝不  
去輕蛾繞唯恐曉蠟飛 **漢** 劉子駿燈賦曰惟茲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刺  
削頸委蛇負斯明燭躬含冰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以夜繼晝列者所

依 魏殷臣鯨魚燈賦曰橫海之魚厥號惟鯨普彼鱗族莫之與京大秦  
美焉乃觀乃詳寫載其形託于金燈隆脊矜尾鬣甲舒張垂首俛視蟠于  
華房狀欣欣以竦峙若將飛而未翔懷蘭膏於胷臆明制節之謹度伊工  
巧之奇密莫尚美於斯器因綺麗以致用設機變而固置匪雕文之足瑋  
差利事之為貴永作式於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晉夏侯湛缸燈賦曰珠  
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致巧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容爾乃隱以金  
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發朱耀於綺窻宣耀蘭堂騰明廣宇熠煜燭  
於茵筵煥炤斝乎屏組晉孫惠百枝燈賦曰曄若雲停爛已星布 范堅  
蠓燈賦曰爾乃旋閑房升玉榻列華槃鑠疑蠓浮炷穎其始燃秘闢於是  
乃闔旁映文楹仰暉丹楸赫如燭龍吐輝爛若翳陽復旭 梁簡文帝列  
燈賦曰何解凍之嘉月值蕤莢之盡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九  
微間吐百枝交布聚類炎洲跡同大榭競紅葉之晨舒莢丹螢之昏鶯蘭  
膏馥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沉 梁江淹燈賦曰淮南王信自葬  
命姝女餌丹砂餌丹砂學鳳音紫霞沒白日沉挂明燈散玄陰顧謂小山

儒士斯可賦乎於是泛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也銅華金擎錯質鏤形碧  
為雲氣玉為僊靈雙盤百枝豔帳充庭照錦池之文席映繡柱之鳴箏若  
庶人之燈者非銀非珠無藻無縉心不貴麗器窮於撲 周庚信燈賦曰  
九龍將暝三爵行栖瓊鈎半上弱木全低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槃香漆  
燃蜜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帳掩映觥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  
燄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沉復上蘭深夜中山  
醕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但歌著節遊絃絕鳴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  
光而連影或雙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晉支曇諦燈贊曰  
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百枝並曜飛煙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景  
悟旨測妙銘漢李尤金羊燈銘曰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耀作明  
以續

燭

周官司烜氏掌以燧取火於日以供祭祀之明燭也日火陽之繫氣凡邦之  
大事供賁燭賁烟麻燭禮記曰侍坐燭至起夜也燭不見跋則去也燭盡

盡多有

又曰禮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離親也事具婚尚書大傳

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

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事具齊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蘭膏以

明自銷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

舉燭燕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事具贈列女傳曰齊女

徐吾者東海上貧頗人其鄰婦李吾之屬合燭夜績吾取貧而燭不屬李

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陳席

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

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史記曰始皇塚中

以人魚膏為燭 謝承後漢書曰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瞑之中不

燃官燭事具刺史篇玄晏春秋曰計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匈奴

傳不識棠梨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

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於是乎曠然發寤 地鏡圖曰相玉見美

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石中有玉矣 世說曰王君夫粘糖澳

金石季倫以蠲燭灼炊詩齊謝朓詠燭詩曰杏梁賓未散桂官明欲沉暖  
 色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  
 陰梁孝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曰魚燈且滅燼鶴燭暫停輝自有銜龍燭  
 青火入朱扉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臣扇  
 月落霧上珠星稀章華終宴所飛蓋且相追又古意詠燭詩曰花中燭  
 熒熒動簾風不見來人影迴光持向空梁簡文帝和詩曰花中燭似將  
 人意同憶啼流膝上燭焰落花中梁庾肩吾燭影詩曰垂欄垂花比芳  
 樹風吹水動俱難住春枝拂岸影上來還杯繞客光中度梁劉孝威和  
 簾裏燭詩曰開關簾影出參差風焰斜浮光燭綺帶凝滴汗垂花又禊  
 飲嘉樂殿詠曲水中燭影詩曰火浣花心猶未長金枝密焰已流芳芙蓉  
 池畔涵停影桃花水脉引行光賦晉傅咸燭賦曰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  
 懷與同行夜飲以忘愁顧惟燭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仁矣蓋秦  
 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冥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  
 扶桑日中則吳月虧於望時邁靡停晝不干常背三接之昭昭即厥開之

宗款

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徒伏  
 枕以展轉起燃燭於閑房揚丹輝之煒燁朱焰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  
 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愔愔遂命樽而設  
 觴爾乃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蒲行盈樂飲今夕寔  
 慰我情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雲母窓中含花氈茱萸幔裏鋪錦筵照夜  
 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燃下絃三更未有月甲夜繁星徒衣夫於是  
 搖同心之明燭施雕金之麗華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菖蒲傳酒坐欲闌碧  
 玉舞罷羅衣單影度臨長杪煙生向果盤迴照金屏裏脉脉兩相看梁  
 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兮夕掩怨三  
 秋兮不同爾乃傳芳醪揚清曲長袖留賓待華燭燭燼落燭華明花抽珠  
 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燭還輕本知龍燭應無偶復訝魚燈  
 有舊名燭火燈光一雙炷詎照誰人兩處情周庾信對燭賦曰龍沙鴈  
 塞蚤應寒天山月坂客衣單燈前行衣疑不亮月下穿鍼覺最難剩取燈  
 花持炷燭還却燈擎下燭槃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焰暗風過楚

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曉星沒芳無歇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陵謝勅賚燭監賞荅齊國移文啓曰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  
無加賞非常不賚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鼯鼠漢臣射覆  
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慙良吏霄光可學  
乃會者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 庭燎

說文曰庭燎大燭也 禮記曰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 毛詩曰庭燎  
美宣王因以箴之夜如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說  
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  
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  
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  
之士皆自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  
者桓公曰善禮之期月而士至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  
司奏庭燎在止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施詔曰尚書奏九年

當在端門內元明帝時在公車門內可依舊安司徒錄公命當率由舊章  
宜在端門內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出端門內 鄴中記  
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閣閣前設庭燎皆二合六處皆六丈 趙書  
曰石勒造庭燎於幢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待燎緝繳上下詩  
晉傳玄庭燎詩曰元正始朝亨萬國執珪璋枝燈惹火樹庭燎繼天光表  
魏王郎冬腊不得朝表曰拘守留職曠離車駕况乃踐長於至迎始於膈  
履端於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慶而無緣祇奉玉爵以獻萬壽霄夢庭燎  
之光晨想百華之耀

### 竈

釋名曰竈造也創造食物也 淮南子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神 禮記  
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 又曰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 墨子  
曰竈必爲屏心突高出屋四尺慎無失火失火者斬 魯連子曰竈五突  
分煙者衆也 莊子曰仲尼讀書老聃倚竈竈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  
秋也 呂氏春秋曰鷲雀處一屋之下自以爲安竈突决火上棟宇鷲雀

不知禍將至也事具戰國策曰智伯攻晉陽而水之城不沒者三版白竈  
生蛙人馬相食史記曰武帝時季少君以祀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少君  
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以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  
益壽益壽則僊者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淮南子曰孔子無黔突墨  
子無暖席桓譚新論曰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  
曰此且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  
羊具酒謝救火者不肯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  
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東觀漢記曰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於邑  
謂之相君子至子方以累積恩德爲神所饗臘日晨炊於竈神見再拜受  
慶時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富殖百畝田至七百頃後世子孫常以臘日  
奉祠竈神以黃牛又曰周澤爲滎池令克身儉約妻子自親金竈謝  
承後漢書曰李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爲卷縣民妻晨詣夔室卒有暴  
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蒙傳術疾風卒起  
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女婦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續漢書

曰虞詡爲武都太守羗欲邀遮詡詡密令吏人作兩竈曰增倍之羗不敢  
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  
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  
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行速必憚進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茅  
君內傳曰在名山深谷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屋長四丈廣二丈  
起基四尺又當先掘基下去令必無故陷井家瘞之處所也開南西戶  
東戶三也立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釜九寸也以博及細土構  
立之亦勿令穿圻神竈之法畢矣抱朴子內篇曰竈之神每晦日輒  
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一日也異苑  
曰卞伯玉作東陽郡竈王熾火有鷄遙從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毛羽不  
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雜五行書曰作竈法當辰巳間隙地取土先  
掘去上五寸以水美酒一升合和泥之以癸亥日脩之此日安竈自如也  
作竈法廣四尺長五尺欲安兩釜長七尺子孫富貴作竈餘泥不可泥井  
井餘土不可泥竈大凶勿以壬癸庚辛反支九空血忌破危閑建寅日皆

凶竈君名禪字子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乎之可得除凶惡賈市不知其名見之死豬肝泥竈令婦孝竈君以壬子日死不用此日治竈常以五月辰日豬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人故竈凶敗鷄毛入竈中致非禍大骨入竈出狂子正月巳丑日白鷄祠竈宜蠶五月巳丑邪祠竈吉四月丁巳日祠竈百倍 夢書曰夢見竈者憂求婦嫁女何以言之井竈女執使之象 後漢李尤竈銘曰燧人造火竈能以興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晉摯虞竈屋銘曰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魏王朗雜箴曰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閑

### 薪炭灰

易曰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左傳曰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又曰晉楚戰於城濮楚左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薪柴而偽遁楚師馳之源軫郗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左師潰 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曰能負薪幼曰未能負薪 又曰季秋乃命伐薪爲炭 事

炭 毛詩曰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管子曰周容子夏以後靡見桓公桓公曰後靡可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樅然後炊之雕斲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晏子曰景公遊壽宮睹耆年負薪有飢色公喟然令吏養之 鄧析書曰譬猶極溺而殛之以石救火而接之以薪 又曰抱薪蕪火燥者先看 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說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漢書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劉新樵出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誦書 范曄漢書曰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早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嗟嘆 搜神記曰涼輔廣漢人也時旱以五家掾出禱積薪柴自焚須臾而雨作 事具論衡曰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

元中記曰南  
方有火出焉  
行人以正月二  
月三月行過  
此山取木以  
爲薪然其皮  
蓋取其皮  
頭之爲火  
說布神異錄  
卷四十三  
此山不見

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椎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材不明道難行人不能用也 神仙傳曰焦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 晉中興書曰范汪家貧好學燃薪寫書寫書既畢誦讀亦竟 世說曰荀公曾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荅云實是故車脚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旁有委金閑之曰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事具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弃薪馳歸恐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又曰侯瑾甚孤貧依宋人居書為人傭債暮輒燃柴薪以讀書事具文部後漢張奐報崔子玉書曰今日三日舉家居來此本非所規貪突賊陣 魏略曰文欽為廬江太守為都督王陵所奏欽訴曹爽爽謂曰陵貢卿載譚灰兩缸何為乎聞足下起染舍故作此灰耳 **詩** 陶岑 德潤詠灰詩曰圖規暈不缺氣改律虛欲燃愁獄吏弃道畏刑書未得逢疆陣輕舉欲焉如

**韻毛詩**曰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管子曰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雕檫然後炊之雕如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晏子曰景公遊壽宮睹耆年負薪有飢色公喟然令吏養之鄧析書譬猶極溺而砥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又曰抱薪執火燥者先着 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說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漢書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刈薪樵出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誦書 范曄漢書曰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嗟嘆 搜神記曰涼輔廣漢人也時旱以五家掾出禱積薪柴自焚須臾而雨作事具論衡曰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

此見之謂  
此金薪者  
高視何下  
宗有



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  
聖材不明道難行人不能用也 神僊傳曰焦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  
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 晉中興書曰范汪家貧好學燃薪寫書既畢  
誦讀亦竟 世說曰荀公曾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此是  
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荅云實是故車脚 吳越春秋曰季  
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旁有委金問之曰五月被  
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事具隱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  
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毋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恐問  
其故毋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又曰侯瑾甚孤貧依宋人居晝  
為人傭賃暮輒燃柴薪以讀書 事具讀 後漢張奐報崔子玉書曰今月三  
日舉家居來此本非所規貪突賊陣魏略曰文欽為廬江太守為都督王  
陵所奏欽訴曹爽爽謂曰陵貴卿載譚灰兩船何為乎聞足下起染舍故  
作此灰耳 **詩** 補 德潤詠灰詩曰圖規暈不缺氣改律還虛欲燃愁獄吏  
棄道畏刑書未得逢疆陣輕舉欲焉如 隋書此葉重出而校刻小異第十二頁或尚有缺也

煙

說文曰煙火氣也焞焞然也 列子曰趙襄子狩於山中藉枋燔林燭赫  
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燼上下眾謂之鬼物察之則人焉 春秋繁  
露曰人之言醯夫煙此奇怪也非人所意也禍福利害無有奇怪乎 淮  
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黃  
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黑 又曰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憤  
於中而形於外也譬水之下深之上尋火徒南反夫又孰推之又曰以東  
薪為鬼以火為氣惑也 列仙傳曰寧封子黃帝時人為陶正有神人過  
之為其掌火能令火出五色煙 又曰甯封子精薪自燒而隨氣上猶有  
骨時人葬之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為長沙太守常食乾飯不發煙  
爨 許邁別傳曰邁有追術燒香皆五色煙出後莫知 **詩** 梁簡文帝  
詠煙詩曰浮空覆雜影含露密花藤乍如洛霞發頗似巫雲登映光飛百  
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翠色時吐鯨魚燈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一

草部上

藥

空青

芍藥

百合

菟絲

女蘿

欬冬

天門冬

芣苢

藜蘆

菖蒲

草薺

蘭菊

杜若

蕙

靡蕪

鬱金

迷迭

芸香

藿香

鹿葱

蜀葵

薔薇

藍

慎火

卷施

藥

本草經曰太一子曰凡藥上者養命中者養性下者養病 禮記曰君有

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左傳曰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美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 尚書

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論語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 墨子南遊見楚惠王穆胥謂墨子曰言誠善矣王無乃曰賤人所為

不用子墨子曰譬若藥焉夫子食之以療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

戰國策曰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

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

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 史記曰長桑公與扁鵲藥服之三十日見人五臟東方朔曰武帝好方士朔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取死人藥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天何可至朔曰臣能上天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誕者願得一人為信驗上即遣方士與朔俱期三十日而返朔等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方士晝臥朔遽呼之曰若極久不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問朔朔曰誦天下之物不可稱原上以為面欺詔朔下獄問之左右方提去朔啼泣對曰使須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衣臣對曰衣蟲蟲何若臣對曰蟲喙類馬色亦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為謾使使下問還報名曰蠶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為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若欲以喻我止方士也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列仙傳百局先生者負摩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磨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之 又

曰崔文子賣黃散發疫死者萬計服皆愈愈者亦萬計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謂武帝曰其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冥陵麟膽炎山夜日東採扶桑之丹椹俯採長河之文藻大真紅芝九色鳳腦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衆仙之所寶也次藥有班龍黑胎閻風石髓蒙山白鳳之睇靈丘蒼鸞之血有得服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也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芝五雲之漿玄霜絳雪若得食之白日升天此非天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木萎沉精菊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草類煩多若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 漢書曰灌夫擊吳身中大鎗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不得死 東觀漢記曰土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上念追之即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 曹毗杜蘭香傳曰神女蘭香降張碩碩問壽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為消摩 邴原別傳曰魏太子為五官郎將原為長史太子宴會衆賓客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冬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葩或君或父時原

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 魏志  
 曰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  
 及 皇甫謐高士傳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灊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  
 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  
 休耶乃不二價康嘆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灊  
 陵山中 晉陽秋曰吳陸抗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  
 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而服之 異苑曰魏孟北征踰頓升嶺  
 眺曠見一山崗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礬石死而石生熱  
 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斲着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坐仲宣博識強記皆  
 此類也 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彰山見此異按魏孟之平烏丸粲猶  
 荆南此言為譎 沈約宋書曰張禕字少微禕少有操行歷官為瑯琊王  
 國郎中令王還京都高祖封酒一罌付禕使密加王酖毒禕受命既還於  
 道自飲藥酒而卒 **詩** 古詩曰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來至主人門奉  
 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髮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 宋鮑照

遇銅山採藥詩曰土昉閱中經芝木韜內策寶餌緩童年命極 駐裝歷  
 溪畫森沉乳竇夜瀝滴蹠蹠葉離瀼瀼秋水積松色隨野 不月霞依草  
 白 梁沈約懋郊園和約法師採藥詩曰郭外三千畝欲以四自朝 饒  
 既綺布密果亦星懸 梁吳筠採藥大布山詩曰我本北山 北緣澗採山  
 麻九莖日及照三葉長生花可用 蠲憂疾聊持駐景斜 景斜不可駐年來  
 果如驅安得崑崙山 偃蹇三珠樹三珠始結 菱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肺  
 金鼎青龍胎韓衆及王子何世無仙才 安期儻欲顧相見在蓬萊 陳劉  
 刪採藥遊名山詩曰名山本鬱盤道士貴黃冠獨馭千年鶴來尋五色丸  
 石床新溜乳金竈欲成丹定知無二價非復在長安 **啓** 梁劉孝綽謝給  
 藥啓曰一物之微遂留亭育名醫上藥爰自城府雖巫咸視詠岐伯下鍼  
 松子玉漿衛卿雲液比妙衆珍實云多愧

空青

本草經曰空青生山谷 服輕身延年能化銅鉛作金生益州 范子計  
 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弘農豫章曰青出新淦青色者善 博物

志曰徐公時令人於西平青山採取空青 江乘地記曰樵採者常於山上得空青此山一朝出雲零雨必降民人以為常古 **賦** 梁江淹空青 **賦** 曰夫赤瓊以照燎為光碧石以威蕤為色咸見珍於東國並被貴於西極况空青之麗寶挺山海之不測於是寫雲圖氣學靈狀仙寶波麗水華峰豔山湯谷之樹崦嵫之泉西海之草炎州之煙有曲帳畫屏素女綵扇錦色零鬱綺質蔓延點拂濃薄如隱如見山水萬象丹青四變成百溢而可珍亦千金而不賤

### 芍藥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犬生山谷及中岳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惟士與女伊其相詎贈之以芍藥 **賦** 宋王微芍藥華 **賦** 曰原夫神區之麗草兮馮厚德而挺授翕光液而發藻芳颺暉而振秀 **頌** 晉傳統妻芍藥花頌曰曄曄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曾不踰時在華繁茂綠葉青葱應期秀吐紺藍攢挺素華菲敷光譬朝日色豔芙蓉媛人是採以廁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

歌

### 百合

吳氏本草曰百合一名重邁一名中庭一名重匡生宛胸及荆山 **詩** 梁宣帝詠百合詩曰接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露或低垂從風時偃抑

### 兔絲

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兔絲 呂氏春秋曰或謂兔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 史記龜策傳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淮南子曰兔絲無根而生茯苓抽兔絲死 抱朴子曰按仙方中自有合離草一名獨搖一名離母所以為之合離離母者小草為物下根如芋魁有遊子十二枚周圍之去大魁數尺雖相須而實不連但以氣相屬耳如兔絲之草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在下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 又內篇云兔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剖其血以和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 **詩** 齊謝朓兔絲詩曰輕絲既難理細縷竟無織瀾漫已萬條連綿復一色安根不可知縈心終不測

女蘿

廣雅曰女蘿松蘿也兔絲也 毛詩曰葛與女蘿施於松上 **詩** 齊王融  
詠女蘿詩曰窈歷女蘿草蔓衍旁松枝含煙黃且綠因風卷復垂 陳劉  
刪賡松上輕蘿詩曰葉繞千年蓋依條百尺枝屬與松風動時將薜影垂  
學帶非難結為衣或易披山河若近遠獨自楚人知

欵冬

本草經曰欵冬一名顛冬一名菟爰生常山 爾雅曰菟爰顛冬生水中  
莖紫赤 范子曰欵冬花出三輔 吳氏曰欵冬十二月花黃白 述征  
記曰洛水至歲凝厲則欵冬花茂悅層水之中 **陸** 晉傳咸欵冬花賤曰  
惟茲奇卉欵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淳粹之至精用能托託體固陰利  
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遠  
皆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 **陸** 晉郭璞欵冬替曰吹萬不同陽煦陰蒸  
欵冬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渙凝

天門冬

本草經曰天門冬一名顛勒味苦殺三蟲 爾雅曰菡萏蓴冬 山海經  
曰條谷山草多蓴冬 列仙傳曰赤頊子食天門冬齒落更生細髮復出  
抱朴子曰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十八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 又  
內篇曰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延明冬或名顛棘 神仙傳曰甘始者  
太原人服天門冬在人間三百餘年 建康記曰建康出天門冬極精妙  
名山略記曰鬱山出天門冬 **陸** 梁簡文帝謝勅賚益州天門冬啓曰遠  
自星橋見珍王壘本草稱其輕身延壽實為上藥姬晉之重丹桂曹不之  
愛落英一家恩錫竊幸往代

芫苢

爾雅曰芫苢馬舄馬舄車前 毛詩曰采芫苢薄言采之 **贊** 晉郭璞  
芫苢贊曰車前之草别名芫苢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

薯蕷

薯本並作薯預字不同

本草經曰薯蕷一名山芋益氣力長肌肉除邪氣人服輕身耳目聰明不  
饑延年生嵩山 吳氏曰薯蕷一名諸薯 湘中記曰永和初有采藥衡

山者道迷浪盡過息岩下見一老公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饑與其食物如薯蕷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復饑 異苑曰薯蕷入藥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土薯若欲掘取嘿然而獲唱名者便不可得人 有植者隨所種之物而像之也 **頌** 梁江淹薯蕷頌曰華不可炫葉不足憐微根儻餌棄劍為仙黃金共壽青釭爭年君謂無妄我驗衡山

菖蒲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菖蒲遠雅頌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菖蒲冠環山海經曰菖蒲一十九節韓終王興所服並然而此過之有足珍也 左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 孝經援神契曰菖蒲益聰 抱朴子曰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 吳氏本草曰菖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神仙傳曰王興者陽城人漢武帝上嵩高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下垂肩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 忽然不見帝問侍臣曰彼非欲服食者以此喻朕耳 羅浮山記曰羅浮山中菖蒲一寸十二節 **闕** 梁江淹石上菖蒲詩

曰瓊琴父蕪沒金鏡廢不看不見空閨裏縱橫愁四端緩步遵汀渚揚世泛春瀾電至煙流綺水綠桂涵丹憑酒竟未悅半影方自歎每為憂見及杜若詎能寬葦秣石上草得以駐餘顏 **頌** 梁江淹菖蒲頌曰藥實靈品爰迺輔性除痾衛福蠲邪養正縹色外妍金光內映草經所珍山圖是詠

木

本草經曰术一名山筋父服不饑輕身延年生鄭山 山海經曰首山之陰多术女几之山其草多术 吳氏本草曰术一名山連一名山芥一名天蘇一名山薑 范子曰术出三輔黃白色者善 列仙傳曰涓子餌木節食其精三百年乃見於齊 崔氏四民月令曰二月採木 神仙傳曰陳子皇得餌术要方服之得仙人霍山去其妻姜疲病令其壻採木之法服之病自愈至三百七歲登山取木檐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力如二十時 抱朴子內篇曰南陽文氏其先祖漢中人值亂逃華山中饑困欲死有二人教之食术云遂不饑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轉勝故术一名山精 神藥經曰必欲長生當服山精 廣州記曰彰平縣偏饒

木 建康記曰建康出精木 異術曰木草者山之精也結陰陽之精氣服之令人長生絕穀致神仙 **啓** 梁庾有吾荅陶隱居齋米煎啓曰竊以綠葉抽條生於首峯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岩之下百邪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錄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瀝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冰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洗丹井方覺可捐鄆縣菊泉無勞復汲度得遨遊海岸近消子之塵馳驚霍山共陳生為侶謠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臨知上報 又荅陶隱居齋米蒸啓曰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慚明丹愧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銘載

草香附

爾雅曰卉百草 名也 草謂之榮榮而實謂之英荻根也言曰蘇芬莽草也江淮南楚之間蘇自關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 周書曰霜降之日草木黃落 周官田雅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吟** 續毛詩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又曰

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又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大戴禮曰孟春冰泮

百草權輿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苦樂善惡可知否對曰歲

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亭藜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蒺藜也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艾也 博物志曰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草名曰鈎吻不可食之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序** 稽康懷香賦序曰

余以太簇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及覩懷香生蒙楚之

間曾見斯草植於廣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退棄遂遷而樹于中唐

華麗則殊采婀娜芳實則可以藏之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傳

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義賦之 **詩** 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又詩曰新樹蘭蕙葩雜用杜衡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抱采之欲遺誰

所思在遠道 又曰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裳裾青袍似春草草長條風舒

又曰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 魏劉楨詩曰



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不可貲風雨雖急疾根株不  
傾移 梁元帝細草詩曰依堦凝綠薛傍渚若青苔漫生雖欲遍人跡會  
應開 梁丘遲玉階春草詩曰發溜始參差扶階方沃若雜葉半藏蜻叢  
花未隱雀歲舞亂碧紫蒼黃間濃薄 陳劉詠青草詩曰雨淋三春葉  
風傳十步香映袍憐色重臨書喜帶長 **賦** 晉傅玄紫華賦曰紫華一名  
長樂華舊生於蜀其東界持饒中國奇而種種余嘉其華純耐久可歷冬  
而服故與友生各為之賦有遐方之奇草稟二氣之純精仰紫微之景曜  
因令色以定名剛莖勁立纖條繁列從回風以搖動紛蘭暢而蕙索蔚青  
葱以增茂含華而未發於是散綠葉秀紫榮蘊若芝草之始敷灼若百枝  
之在庭獨參差以照耀何光麗之雜形渙渙昱昱而奪人目精下無物以  
借喻上取象於朝霞妙萬物而比豔莫茲草之可嘉 梁蕭子暉冬草賦  
曰有閑居之蔓草獨幽隱而羅生對離披之苦節反粲歲而有情若夫火  
山滅焰湯泉沸瀉日悠揚而少色天陰霖而四下於時直木先摧曲蓬多  
隕眾芳摧而萎絕百卉颯以徂盡未若茲草凌霜自保挺秀色於冰塗厲  
貞心於寒道已矣哉徒撫心其何益但使萬物之後凋夫何獨知於松柏  
梁沈約賦衰草賦曰愍衰草衰草無容色憔悴荒徑中寒葉不可識昔時  
兮春日昔日兮春風銜花兮佩實垂綠兮散紅岩陬兮海岸冰多兮叢積  
布絲密於寒臯吐纖疏於危石彫芳卉之九衢實靈茅之三春風急峭道  
難秋至客衣單既傷簷下菊復悲池上 蘭飄落逐風盡方知歲早寒流螢  
暗明燭鴈聲斷裁續霜奪莖上紫風銷葉中綠秋鷗兮疏引寒鳥兮聚飛  
徑荒寒草合草長荒徑微園庭漸蕪沒霜露日霑衣 **贊** 下敬宗懷香贊  
曰有卉惟翠因實制名濛濛綠葉荏苒弱莖寄芬微風寓秀閑庭懷而芳  
之為翫于情 宋謝惠連仙人草贊曰余之中園有仙人草焉春頴其苗  
夏秀其英秋有其實冬無彫色可謂貫四時而不改者也既嘉其名而美  
其質染筆作詠庶以摠述云園有嘉草名曰仙人曄曄焯焯莫莫臻臻頴  
發炎暑苗秀和春奇爾靈質乃植中鄰

蘭

說文曰蘭香草也 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蘭芳也 禮記曰婦人或賜之

藍蘭則受獻諸舅姑 左傳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姁夢天使與已蘭曰  
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國香人服媚之文公與之蘭而  
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家語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  
節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脩發秋風敗之 又曰蘭芷不為  
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為知而莫止 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兮晚哇  
又曰紉秋蘭以為佩 又曰秋蘭兮糜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紫莖芳菲  
兮襲予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孫卿子曰民之好我芬若椒蘭 琴  
操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  
香蘭獨秀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上車援  
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 蜀志曰先王殺張裕諸葛亮救之  
先王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 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姪何預人  
事而政欲使其往往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  
庭庭後漢酈炎蘭詩曰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秋蘭榮何晚嚴霜悴

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晉傳玄詠秋蘭詩曰秋蘭陰玉池池水  
清其芳雙魚自踴躍兩鳥時迴翔 陳周洪讓山蘭賦曰爰有奇特之  
草產於空崖之地仰鳥路而裁通視行踪而莫至挺自然之高介豈衆情  
之服媚寧紉結之可求屯延佇之能泊稟造化之均育與卉木而齊致入  
坦道而銷聲屏山幽而靜異獨見識於琴臺竊逢知於綺季

菊

爾雅曰菊治瘡今之秋菊也 山海經曰女兒之山其草多菊 禮記曰季秋之  
月菊有黃花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食秋菊之落英 又曰春  
蘭兮秋菊長無絕兮古 風俗通曰南陽酈縣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  
有大菊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悉飲此水  
上壽百二三十中百餘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天菊華輕身益氣故也司空  
王暢太尉劉寬太尉表愧為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酈縣月送水二十斛  
用之飲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瘳 崔寔月令九月九日可米菊花 盛  
弘之荊州記曰酈縣菊花水太尉胡廣父患風羸伯汲飲此水後疾遂瘳

年近百歲非惟天壽亦菊延之此菊甘美廣後收此菊實播之京師處處  
 傳植 神仙傳曰康風子服甘菊花栢實散得仙 抱朴子曰刘生丹法  
 用白菊花汁連汁擗汁和丹蒸之服一年壽五百歲 又曰菊花與薏苡  
 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有真菊  
 但為少耳 續晉陽秋曰陶潛無酒坐宅邊菊叢中採摘盈把望見王弘  
 遣送酒即便就酌 **詩** 晉袁山松菊詩曰靈菊植幽崖擢穎凌寒飈春露  
 不染色秋霜不改條 梁王筠摘園菊贈謝僕射舉詩曰靈茅挺三春神  
 芝曜九明菊花偏可喜碧葉媚金英重九惟嘉節抱一應元貞真泛酌宜長  
 久聊薦野人誠 **賦** 魏鍾會菊花賦曰何秋菊之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挺  
 歲蕤於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蔓叢鬱綠坂被崗縹緜綠葉青柯紅芒  
 芳實離離暉藻煌煌微風扇動照曜垂光於是季秋初九日數將并置酒  
 華堂高會娛情百卉彫瘁芳菊始榮紛葩華曄或黃或青乃有毛嬙西施  
 荆姬秦嬴妍姿妖艷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宣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鬢  
 俯弄芳榮 又云夫菊有五美焉黃花高懸准天極地純黃不雜后土色

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晉孫  
 楚菊花賦曰彼芳菊之為草兮稟自然之醇精當青春而替翳兮迄素秋  
 而敷榮於是和樂公子雍容無為翔翔華林駿足交馳薄言采之手折纖  
 枝飛金英以浮旨酒掘翠葉以振羽儀偉茲物之瑰麗兮超庶類而神奇  
 晉潘岳秋菊賦曰垂採燁於芙蓉流芳越乎蘭林遊女望榮而巧笑鸚鵡  
 遙集而弄音若乃真人採其實王母接其葩或充虛而養氣或增妖而揚  
 娥既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弭疴 晉盧湛菊花賦曰浸三泉而結根晞  
 九陽而擢莖若乃翠葉雲布黃蕊星羅 晉傅玄菊賦曰布濩河洛縱橫  
 齊秦掇以纖手承以輕巾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 齊下伯玉菊賦曰  
 佇寒丘以彌望觀中霜之軟菊肇二春而懷芬凌九秋已以愈馥不履苦  
 而淪操不在同而表淑傷衆花之飄落嘉茲卉之能靈振勁朔以揚淥含  
 凝露而吐英 **銘** 晉王淑之蘭菊銘曰蘭既春敷菊又秋榮芳薰百草色  
 豔群英孰是芳質在幽愈馨 晉嵇含菊花銘曰煌煌丹菊翠葉紫莖詵  
 詵仙神徒食落英 晉成公綬菊銘曰數在三九時惟斯生 **頌** 晉成公

綏菊頌曰先民有作詠茲秋菊綠葉黃花非非或或芳踰蘭蕙茂過松柏  
其莖可玩其葩可服味之不已松喬等福 晉傳統妻菊花頌曰英英麗  
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渡高原蔓衍陵阿陽芳吐馥載芬載  
葩爰採爰拾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耆文園賓  
客乃用不朽 爾雅圖贊曰菊名曰精布華玄月仙客薄采何憂華髮

杜若

爾雅曰杜若土鹵香草也廣雅曰楚蘅也 本草經曰杜若一名杜蘅味辛  
微温又服益氣温身 范子計然曰杜若生南郡漢中 山海經曰天帝  
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薜蘿名曰杜蘅可以走馬帶香草令人便馬離  
騷曰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又曰雜杜蘅與芳蕙 又曰山中  
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詩** 梁沈約詠杜若詩曰生在窮絕地豈  
與世相親不顧逢採擷本欲芳幽人 古詩曰山上採薜蘿下山逢故夫  
**賦** 齊謝朓杜若賦曰馬瑤圃而宣遊藉幽蘭而夷與覽茲榮之苑茂紛  
為芳於清籟觀夫結根擢色發曜垂英綠春巒以織布蔭涼潭而影清

**梁江淹杜若頌**曰山中杜若嘉爾翠質不奇不俗載華載實同御夕  
露共烟朝日夷波無二沉冥如一 **贊** 郭璞贊曰薜蘿善草亂之地床不  
隕其實自別以芳佞人似智巧言如簧

蕙

廣雅曰蕙草綠葉紫花魏武帝以為香燒之 離騷曰川谷徑復流潺湲  
光風轉蕙汜崇蘭 又曰栴蕙之百畝 又曰薜荔柏兮蕙網栴蕙香草  
網縹束也詩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其下多蕙外山之下其草蕙 **詩** 漢繁  
欽詠蕙詩曰蕙草生山北託身失所依植根陰崖側夙夜懼危頽寒泉浸  
我根凄風常徘徊三光照八極獨不蒙餘暉葩葉非彫瘁凝露不暇晷百  
卉皆含榮已獨失時姿比我英芳發鷓鴣鳴已哀

薜蘿

廣志曰薜蘿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 楚辭曰秋蘭兮薜蘿羅生兮堂下  
綠葉兮素枝芳非兮襲予 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薜蘿 本草經曰薜蘿  
一名薜蘿味辛 古詩上山採薜蘿下山逢故夫贊 郭璞贊云

宗本無不山逢故夫句  
華本無不山逢

鬱金

說文曰鬱金芳草也十莖為貫百二十貫採以莢之為鬯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所貢芳物合而釀之以降神 魏畧曰大秦國鬱金 賦 漢朱公叔鬱金賦曰歲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園以適眺覽草木之紛葩兮美斯華之英妙布綠葉而挺心吐芳榮而發曜衆華爛以俱發鬱金逸其無雙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春松遠而望之粲若羅星出雲垂近而觀之曄若丹桂曜湘涯赫乎扈扈蓋兮猗猗清風逍遙芳越景移上灼朝日下映蘭池覩茲榮之瑰異副歡情之所望折英華以飾首曜靜女之儀光瞻百草之青青卷朝榮而夕零美鬱金之純偉獨彌日而久停晨露未晞微風肅清增妙容之美麗發朱顏之奕奕作椒房之珍玩超衆葩之獨靈 晉傅玄鬱金賦曰葉萋萋兮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樹菴藹以成蔭 采芳馥而含芳凌蘇合之珠珍豈艾網之足方榮耀帝寓香播紫宮吐芬播切列萬里望風 晉左九嬪鬱金頌曰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以成珍來尋芬香酷烈悅目欣心明德惟馨淑人是欽窈窕妃媛服之禱衿示不重名實曠

世弗沉

迷迭

廣志曰迷迭出西域 詩 樂府歌詩曰觀罷五水香迷迭艾網及都良 賦 魏文帝迷迭賦曰坐中堂以遊觀兮覽芳草之樹庭重妙葉于纖枝切揚脩榦而結莖承靈露以潤根兮嘉日月而敷榮隨迴風以搖動兮吐芳氣之穆清薄西夷之穢俗兮越萬里而來征豈衆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 魏陳王曹植迷迭香賦曰播西都之麗草兮應青春而發暉流翠葉于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實兮弗見彫於嚴霜芳暮秋之幽蘭兮麗崑崙之芝英既經時而收采兮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特御兮入綃縠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 魏王粲迷迭賦曰惟遐方之珍草兮產崑崙之極幽受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休揚豐馨於西裔兮布和種於中州去原野之側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萋萋之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色光潤而采發兮以孔翠之揚精 魏應瑒竦述迭賦曰列中堂之殿宇跨階序而駢羅建茂莖以竦立擢脩榦而承阿

日抄本

燭白日之炎陰承翠碧之繁柯朝敷條以誕節夕結秀而垂華振纖枝之翠粲動採葉之萋萋舒芳香之酷烈乘清風以徘徊 魏陳琳迷迭賦曰立碧莖之婀娜綵條之蜿蜒下扶踈以布濩上綺錯而交紛匪荀方之可樂實來儀之麗閑動容飾而發微穆斐斐以承顏

芸香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芸始生韜倉頡解詁曰芸蒿似邪蒿香可食 洛陽宮殿簿曰顯陽殿前芸香一株徽音殿前芸香二株含英殿前芸香二株 晉室閣名曰太極殿前芸香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畦 **賦** 晉傅咸芸香賦曰携昵友以逍遙兮覽偉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覆兮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于丹壤兮仰汲潤乎泰清繁茲綠葢茂此翠莖葉艾蕪以纖折兮枝婀娜以迴縈象春松之含曜兮鬱蒼蔚以葱青 晉成公綏芸香賦曰美芸香之循紫稟陰陽之淑精去原野之蕪穢植廣夏之前庭莖頰秋竹葉象春檉 晉傅玄賦曰月令仲春之月芸始生 鄭玄芸香草也 世人種之中庭

藿香

南州異物志曰藿香出海遼國形如都勿不可著衣服中吳時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出藿香 劉欣祖交州記曰藿香似蘇合 **頌** 梁江淹藿香頌曰桂以過烈麝以太芬摧沮天壽天抑人文誰及藿香微馥微薰攝靈百仞養氣青雲

鹿葱

風土記曰宜男草也高六七尺花如蓮宜懷妊婦人佩之必生男 **詩** 梁元帝詠宜男草詩曰可愛宜男草垂采映倡家何時如此葉結實復含花 梁沈約詠鹿葱詩曰野馬不任騎兔絲不任織既非中野花無堪麝麝食 嵇含賂序曰宜男多植幽臯曲隰或寄華林玄圃荆楚之士號曰鹿葱

賂

賂 晉傅玄宜男花賂曰猗猗令草生于中方花曰宜男號應禎祥遠而望之煥若三辰之麗天近而察之明若芙蓉之鑒泉於是狡童媛女以時來征結九秋之永思含春風以娛情 晉夏侯湛宜男花賂曰淑大邦之奇草兮應則百之休祥稟至真之靈氣兮顯嘉名以自彰冠衆卉之挺生

兮承木德於少陽體柔惟剛蕙結蘭芳結織根以立本兮靈渥液於青雲  
順陰陽於滋茂兮笑含章之有文遠而望之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觀之煒  
若芙蓉鑿綠泉萋萋翠葉灼灼朱華擘若珠玉之樹煥若景宿之羅克后  
妃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庭回日月之暉光兮隨天運以盈虛 **頌** 魏陳  
思王曹植宜男花頌曰草號宜男既擘且貞厥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擘伊  
何綠葉丹花光采見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微立孔  
臧福齊大似永世克昌

蜀葵

爾雅曰有戎葵 今蜀葵也 晉傅玄蜀葵賦序曰其苗似瓜瓠既大而結鮮  
紫色耀日 **賦** 虞繁蜀葵賦曰惟茲珍草懷芬吐榮挺河渭之膏壤吸昂  
井之玄精繞銅爵而疏植映昆明而羅生作妙觀於神州扇令名於東京  
馳驛命而遠致攢華林而麗庭申脩翹之冉冉播圓葉之青青 梁王筠  
蜀葵花賦曰惟茲奇草遷花西道凌金坂之威夷跨玉津之浩浩值油雲  
之廣臨屬光風之長掃仰椒屋而敷榮值蘭房而藻邁衆芳而秀出冠維

卉而當闈既扶疎而雲萼亦灼爍而星微布護交加芬茸紛葩蔬葉密葉  
翠萼丹華 **晉** 宋顏延之蜀葵贊曰井維隆精婚終升靈物微氣麗夫卓  
之英逾豔無葩冠冕群英類麻能直方葵不傾

薔薇

本草經曰薔薇一名牛棘又曰一名牛勒一名山棗一名薔薜 葛洪治  
金創方曰用薔薇炭末一方七日三服之 **詩** 謝朓詠薔薇詩曰低枝詎  
勝葉輕香幸自通發萼初攢紫餘采尚霏紅新花對白日故蕊逐行風  
梁簡文帝詠薔薇詩曰燕來枝益軟風飄花轉光氤氳不肯去還來階上  
香 又賤得薔薇詩曰石榴珊瑚蕊木槿懸星葩豈如茲草麗逢春始發  
花迴風舒紫萼照日吐新芽 梁元帝看摘薔薇詩曰倡女倦春裾迴風  
戲玉除近叢看影密隔樹望釵踈橫枝斜綰袖嫩葉下牽裾墻高舉不及  
花新摘未舒莫疑揮髻少分人猶有餘 梁劉綬看美人摘薔薇詩曰新  
詩臨曲池佳麗復相隨鮮紅同映水輕香共逐吹繞架尋多處窺叢見好  
枝今新猶恨少將故復嫌萎釵邊爛熳插無處不相宜 梁鮑泉詠薔薇

詩曰經植宜春館霍靡上蘭宮片舒猶帶紫半卷未全紅葉踈難蔽日花  
容易傷風佳麗新粧罷含笑折芳叢 梁柳惲詠薔薇詩曰當戶種薔薇  
枝葉太歲幾不搖香已亂無風花自飛春閨不能靜開匣理明妃曲池浮  
采采斜岸列依依或聞好音度時見銜泥歸且對清醑湛其餘任是非

藍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令民無刈藍以染為陽也毛詩曰終朝採藍不盈一  
襜 孫卿子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續漢書曰楊震種植藍以供食母  
諸生嘗有鋤種藍者輒拔更種以距其後 秦子曰常問作人當如園圃  
之藍不異衆草染而後朗然不如唐棣之華灼灼自顯 後漢趙岐藍  
賦曰余就藍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染紺為業藍田彌望黍稷  
不植慨其遺本念末遂作賦曰同丘中之有麻似麥秀之油油

慎火

南越志曰廣州有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或謂之戒火多種屋上以  
防火也但南中無霜雪故成樹 詩 梁范筠詠慎火詩曰茲卉信叢叢微

染未足奇何期糝香草遂得選花池忘憂雖無用止酸或有施早得建音  
立幸熱柏梁垂

卷施

爾雅曰卷施草拔心不死韜辨離騷曰多擊華州之宿莽 南越志曰寧  
鄉縣草多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 補 晉郭璞卷施贊曰卷施  
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詠詠以比取類雖適與有遠旨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a ruled manuscript page, likely containing a list or index of entries.



